

文学描写的析数

2

景物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一年八月

一、景物描写的作用

突出主题 显示社会生活特色 (14例)	(1)
衬托人物心情 表现人物性格 (18例)	(12)
创造气氛 串连情节 加强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16例)	(22)
描绘地域风貌 丰富诗情画意 (14例)	(33)
交待背景 点明身分、时间、地点 (17例)	(44)

二、景物描写的技法

景人配合 (12例)	(56)
情景交融 (12例)	(69)
修辞法 (12例)	(77)
对比法 (13例)	(85)
简笔勾画 (14例)	(96)
精细刻绘 (10例)	(101)

谈景物描写	(114)
-------------	-------

附:

景物的描写	(117)
谈写景	(125)

突出主题 显示社会生活特色

夏 日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64—165页)

◀评析▶作者用细腻的笔墨，抓住柳树、马路、尘土、狗和骡马等特有景象，有力地烘托了象祥子那样的车夫们在烈日下拉车的艰难生活。这样写对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主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冬雪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推开门一看，嗬！好大的雪啊！那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笼罩上了一层白茫茫的厚雪。极目远眺，江山万里，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看近处，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而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上，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儿。一阵风吹来，树木轻轻地摇晃着，那美丽的银条儿和雪球儿就簌簌落落地抖落下来，玉屑也似的雪末儿，随风飘扬，在清晨的阳光下，幻映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大街上，积雪足有一尺多深。人在雪上走着，脚下就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做雪人，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嘻闹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

（啊，好一幅北国寒冬瑞雪丰年的画图！）

（峻青《瑞雪图》引自《秋色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38—39页）

◀评析▶作者首先大笔勾画了一个银装素裹的灿烂世界，转而用细腻的笔调，描绘了近处美丽动人的雪景。一幅壮丽而又美妙的瑞雪图跃然纸上，充满了明丽的色彩。这篇散文叙述了农村人民公社蓬勃发展的情形，象征性地突现了主题。

田 野

（眼前呢，好大一片田野，全联在一起，就象公社农民联的一样密切。麦子刚刚成熟，南风吹动处，麦浪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齐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钢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

你再瞧，那在天边隐约闪亮的不就是黄河，那在山脚缠绕不断的自然是汶河。那拱卫在泰山膝盖下的无数小馒头却是徂徕山等许多著名的山岭。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有两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又象许多条龙灯，一齐滚舞——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啊。

（杨朔《泰山极顶》引自散文集《海市》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36—37页）

◀评析▶杨朔的这篇散文主旨在于抒写解放后泰山地区的巨大变化。因此他的写景便别开生面地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那就是：着重写工农业的大发展，写泰山地区“欢腾”的景象，以歌颂“我们民族真正宏伟的创业史”。作者笔下的景象已不是古人的“观日出”的日出，而是“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场更加辉煌的一页”。写景在这里已有了新的时代的意义。

江中夜景

（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隐隐地向武汉驶近，从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象横串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我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儿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象升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得简直象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光。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

吧！……

（刘白羽《长江三日》引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229—230页）

◀评析▶作者用色彩明丽的语言，从远近上下不同的角度，描绘大桥、江面和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摹写各种灯火变幻的情状，组成了一幅迷离恍惚、色泽飞逸的灯火世界，给人以开朗、奇伟、辽阔、壮美的感觉，激励人们去创造新世界。

黄昏，房子里的热还没有退尽，而夏夜的凉风，首先来到枇杷山上。这时，树丛中的灯亮起来了，街道上的灯亮起来了；远处，山上和江心里的灯亮起来了。从枇杷山向四面望去，这座山城不知在什么时候隐没了，而只有灯光——近处的，在脚下，照亮了明净的树叶；树下，是幽静的小径，看不到人，却听得见从那里传来的手风琴和甜蜜的歌声。远处，已经分不出房屋的轮廓，只有一层层、一排排的灯光在闪烁。这闪烁的灯光，一直延伸开去，向远处、向远处……直到那笼罩在青色夜雾中的连绵的群山；直到那从远处浩荡奔来，在山脚下汇流，而泛着银光的长江和嘉陵江上。

夜灯 渐渐，（远近的灯光和天上的繁星，似乎已经连成一片，无法分辨了。而稀薄的、夏天的夜雾，使灯光变得闪耀、跳动，也象星星一样在眨眼。）这时，人在高处，在枇杷山公园的山顶上，迎着温柔的、夏夜的风，仿佛是凌虚御风，置身在星云之上。

（方纪《枇杷山公园夜景》引自《方纪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6页）

◀评析▶作者在枇杷山上，饱尝妩媚动人的重庆夜景，不禁为亮如明珠，繁如星斗的灯光而动情。那灯光缀在夜空，嵌在山腰，铺在江面，晶莹闪烁，交相辉映，给山城披上了金衣

银装。它照亮了山城，也照亮了全国人民幸福美好的前景。

(一个春雨初晴的星期天，晴空万里，暖风熏人，春意是多么撩人啊！在这花香四溢，春光明媚时节，我们信步穿过了潘杨湖，登上龙亭。巍峨的铁塔，耸立在古城东北隅。北城外，沙丘起伏，浩渺苍茫，碧天黄沙，万里相映。)沙天相结处，正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天上来”的滚滚黄水。壮哉中州！古老中州卷起的革命波涛，也正象奔腾入海的黄河，在劳动人民的血管里奔腾激荡。我们凭栏远眺，全城瓦屋鳞鳞，烟波荡漾。

(雷靖华《好似春燕第一只》引自《飞花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94页)

◀评析▶作者通过描绘祖国自然景物的雄奇、美丽，预示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卷起猛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之水的大革命波涛。

窗外，突然一阵闪电，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黑牢，在雷声中不住地颤抖……又是一声春雷，紧接着耀眼的闪电。粗大的，豪放的雨点，清脆地洒在屋瓦上，发出铿锵的金属般的声音。这声音铮铮地拨动着心弦，发出强烈的共鸣……

“狂风暴雨啊，快点来吧！”

“震撼世界的春雷啊，快点来呀！”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版415页)

◀评析▶闪电、炸雷的描写意在笔先，为的是喻示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蒋家王朝行将覆没的主题。尾端的呼喊，更是点题之笔。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

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驳色，而皆若倮。

（姚鼐《登泰山记》引自《清代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35页）

◀评析▶这段历来为人们所称赞的精采描写，紧紧扣住泰山深冬时令与景物的特色，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日观亭观日出的美妙神奇的景象。作者之所以如此花费笔墨去着力描写日出的情景，那是与他歌颂“五岳独尊”泰山的雄奇壮丽这个主旨分不开的。由于作者的思想情感及所处的时代与杨朔不同，因此写景的角度与目的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结果是两个人笔下的泰山各自涂染了不同时代的鲜明色彩。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复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住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乐府民歌《焦仲卿妻》引自《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74页）

◀评析▶由于封建礼教的迫害，兰芝与仲卿的美好婚姻遭到拆散，结果双双死去。作品结尾时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假借神话传说故事的丰富想象，使一对冤死的夫妇在精神上得到升华，他们终于化为一对美好的情鸟永不分离。这段感人的景物描写，正是对兰芝与仲卿纯洁高尚的爱情的歌颂，也是人们共同的心愿。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往右边瞧，可以看清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展到远处去，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沉入了安静而深沉

的睡乡，一点活动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人甚至不相信大自然能这样安静。人在月夜见到广阔的街村，以及村里的小木房，干草垛，睡熟的柳树，心里就会变得安静。村子在安心休息，包缠着乌黑的夜色，避开了操劳、烦恼、愁苦，显得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似乎连天空的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坏人坏事，一切都很好。左边，从村边起，田野铺展开来，人们可以看见它一直伸展到远处，伸展到天边，这一大片田野浸沉在月光里，也没有一点活动，没有一点声音。

（契诃夫《套中人》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302页。）

◀评析▶契诃夫在这里着意描绘沙皇统治下的一个乡村月夜的景色，其目的是通过写月色溶溶、万籁俱静，促使读者从表面的“平静”中，隐隐听到金鼓杀伐之声。它让人们已经意识到，腐朽的沙皇统治带给人民的只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比深重的灾难，“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阳光照暖大地，空气清香，没有锄尽的青草在各处复活了，不但在林荫路两旁的狭长草地上生出来，而且只要有可能，甚至从石头跟石头中间的夹缝里钻出来。桦树啦、杨树啦、野樱树啦，生出清香的、黏性的树叶；快要绽裂的花蕾，在菩提树上膨胀起来；乌鸦啊、麻雀啊、鸽子啊，怀着春天的欢喜，忙着修理它们的窠儿；在那给阳光晒暖的墙壁上，苍蝇快活的嗡嗡飞着。植物、鸟雀、昆虫，全都高高兴兴。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版1页）

◀评析▶作者落笔在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万象更新的春天，描绘了春天的一派复活的生机。这暗示读者：书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罗娃也最终会在道德上更生，在精神上复

活。开卷点题，统领全篇。

那旷野是荒凉凄黯的。四周一望无际，全是荒地。除了那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外，一无所有。

一阵冷峭的北风吹来，使他四周的东西都呈现出愁惨的景象。几棵矮树，摇着枯枝，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忿怒，仿佛要恐吓追扑什么人似的。

（雨果《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135页）

◀评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善良纯朴的劳动人民注定要陷入受压迫、受歧视、受凌辱的境地，他们除了眼前“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外，一无所有”。这凄黯荒凉的旷野，不正是资本主义悲惨世界的真实写照吗？

停留在圣安东尼上面的暗云，被刹时底欢笑所驱散而离开这圣人的尊容，现在又是黑沉沉的了——冷，脏，病，无知，和贫乏，是伺候圣驾的五位大人——他们全是权力广大的贵族；而尤以第五位为最。曾经在磨石（当然不是神话中使人返老还童的磨石）之下受了可怕的磨了又磨的标准小民，瑟缩在每个角落里，出入于每个门道里，伸头在每个窗洞里，抖颤在被风飘摇着的各种算是衣服的衣服之中。那压倒他们的磨石是使人早老的磨石；孩童们已经有古老底相貌庄严底声音；在孩童和成人的脸上都深刻着新鲜底和陈旧底饥饿的标记。饥饿到处横行，饥饿被推出高房子之外，悬在晒在竿上或绳上的破衣衫之中；饥饿用破布、烂纸、木头和草屑补缀着门窗户壁；饥饿也出现在人所锯出的小小柴片上；饥饿从无烟底烟囱上往下看，从垃圾堆里并无一点食物的污秽的街道上往上看。饥饿刻在面包师底橱上，写在他底稀少存货的每一小块坏面包上；在香肠铺里，在准备出售的各种死狗肉之中，饥饿在旋转底圆筒

里的炒干果之中摇响它底枯骨；饥饿在每碗薄粥之中化为用半点油炒过的马铃薯碎末。

饥饿居住在适合于它的一切事物之中。一条弯曲而狭窄底街道，充满了恶臭，交叉着另一些狭窄而弯曲的街道，全是衣冠破旧的人，全是破旧衣冠的臭味，全是酝酿疾病的光景。在把人民当作畜生似的猎捕着的氛围中，还是有些野兽想到穷极翻身的可能性。他们虽然憔悴忧郁，眼睛里并不缺乏怒火；紧闭底嘴皮并非不因为抑压而发白；他们皱紧额上的绞绳似底皱纹并非不是在默想隐忍或报复。商标（几乎和商店一样多）全是表示贫乏的凄惨图画。肉铺所画的是最薄底几片肉；面包店的是几个最粗劣的小面包。酒铺所画的几个酒客埋怨酒的微薄，交头接耳地密谈着。没有表示繁荣的任何事物。除了刑具和武器而外；刀斧匠的刀斧是锋利而光亮的，铁匠的铁锤是沉重的，造枪匠底存货是杀气腾腾的。街道上的伤脚底石头，连带它们所蓄积的泥水，并不能走路，但是它们会突然跑到人家门前。阴沟，要求修治，会跑到街道中央——当它乱跑的时候；只要大雨之后它就几次发狂，冲入家宅。在街上，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才有一盏粗陋的街灯挂在绳上或滑车上；在夜间，燃灯夫把它们放下来点燃，又吊起的时候，朦胧的灯光就在那上面衰弱地飘摇着，好象它们是在大海里面似的。真的，它们是在大海里，而且那船和水手都在暴风的危难之中。

有一天这一区的狰狞憔悴的人们，在懒惰和饥饿之中，必然会注意到街灯所照明的他们底处境的黑暗，因而想要改良他们的生活，用那些绳子和滑车来吊起仇敌的。但是时候还没有到；吹过法兰西的每一阵风都枉然飘动着那些狰狞、憔悴的人们的破衣衫，因为那些善于歌唱而羽毛美好的鸟儿们并不接受警告。

（狄更斯《双城记》三联书店1950版27—28页）

◀评析▶在巴黎圣安东尼区的贫民窟里，每个居民都受着贫穷和死亡的威胁，饥饿的阴影笼罩每个角落。狄更斯这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用震人心魄的笔触对这一现实作了无情的披露，深刻地揭示了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前夕，封建贵族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形象地指出了造成法国人民武装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的根源所在。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象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象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

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2页）

◀评析▶作者着力雕刻城市古老房屋的梁木、图案、花盆，乃至门上的徽号，从外表上的“静寂”，“枯燥”，“衰败零落”，到人的脚步声，目光等，突出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枯老与死沉，而这一切就是葛朗台生活的环境，也是他做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势力长成发迹的原始基础。

衬托人物心情 表现人物性格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鲁迅《祝福》引自《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2页）

◀评析▶对于鲁四老爷的书房的布置，作者是通过人物的观察和心情来把它逐一而有重点地写出来的。墙上挂的朱拓的大“寿”字，“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半边对子，一堆残缺不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这几样摆设，形象地揭示出鲁四老爷那顽固守旧的封建卫道者的肮脏灵魂和不学无术的丑恶面目。这段描写还表现了“我”的受压抑的烦乱情绪以及与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

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朱自清《荷塘月色》引自高中语文第一册5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评析▶这段描写以洗练的笔墨概括了荷塘的特殊环境，在荷塘月色的描绘中寄托了人物的思想情感。1927年蒋介石“4·12”大屠杀后，残酷的现实冲击着作者的心灵，但他未能去直接战斗，于是便力图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桃源。因而作者笔下的景物以无声的语言和沉郁的情感，表达了“我”超然于动乱世外的情绪与性格。

太阳光透过那一排竹帘子，把厢房的前半间染上了条纹的光影。稍微有点风，竹帘轻轻地摆动，那条纹似的光影也象水浪一般在室中的傢具上动荡，幻成了新奇的黑白图案。冯云卿坐在靠窗的红木方桌旁边，左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右手翻阅他的账簿。光影的水浪纹在那账簿上一晃一晃的，似乎账簿上那些字都在那里跳舞了。冯云卿忽然烦躁起来，右手将账簿一拍，就站起来，踱到厢房后半间朝外摆着的红木炕榻上躺了下去，闭了眼睛，叹了一口气。昨天他还是享福的有钱人，今天却变成穷光蛋，而且反亏了几万！是他自己的过失么？他抵死不承认的！——“运气不好！”他又叹了一口气，在肚子里说。然而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专门走红运的他会忽然有此打击？冯云卿攒眼挤眉，总是不明白。蓦地有沉重的一声落在他头顶上的楼

板，他全身一跳，慌慌张张坐了起来。接着就听得厢房后边女仆卧室里装的电铃叮令……地响了足有三分钟。一定是姨太太醒来在那里唤人了！昨晚上姨太太又是到天亮才回来。这已是惯了的，冯云卿本来不以为意，但此时正因公债投机失败到破产的他，却突然满肚子不舒服了。并且他又心灵一动，仿佛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和姨太太的放浪多少有几分关系：几曾见戴了绿头巾的人会走好运的？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211—212页）

◀评析▶这是冯云卿公债折本后的一段描写。公债的失败导致他的破产，一个有钱的富翁突然间变成“穷光蛋”，因此光影、风、竹帘，甚至账簿的字都使得他极为“烦躁”和不安，太太按电铃的声响，也使得感到“不舒服”。这里是在写景物，也是在写人物的心情。景物的色彩形象恰到好处，它便有利于突出人物的思想活动与性格特征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半尺多厚，天地间雾蒙蒙的一片。我顺着铁路工地走了四十多公里，只听见各种机器的吼声，可是看不见人影，也看不见工点。一进灵官峡，我就心里发慌。这山峡，天晴的日子，也成天不见太阳；顺着弯曲的运输便道走去，随便你什么时候仰面看，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目下，这里，卷着雪片的狂风，把人团团围住，真是寸步难行！但是，最近这里工作很紧张，到处都是冒着风雪劳动的人。发电机、卷扬机、混凝搅拌机 and 空气压缩机的吼声，震荡山谷。点点昏黄的火球，就是那无数的电灯。看不清天空里蛛网似的电线；只见运材料的铁斗子，顺着架在山腰里的高架索道上，来回运转。

（杜鹏程《夜走灵官峡》引自初中语文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版109—110页）

◀评析▶作者着力描绘了灵官峡工地的恶劣的气候以及在
这种环境中工人们紧张劳动的热闹场景，从而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不畏风雪严寒，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

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照着西边的华山。巍峨的五朵奇峰高插入云，多么壮观！多么肃穆！它照着岗头上的阎字大旗。旗枪的银光闪烁，大旗呼啦啦卷着晨风。它照着李自成和他的乌龙驹，他在静静地抬着头向前凝望。乌龙驹在转动着竹叶双耳，听着远处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好象它预感到就要投入战斗，兴奋地喷喷鼻子，发出来萧萧长嘶。非常奇怪，它一振鬣长嘶，别的马都不叫了。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版151页）

◀评析▶通过对李自成“就要投入战斗”时的周围环境的描述，通过对跃跃欲试的乌龙驹的生动刻画，衬托出李自成敢于斗争的精神面貌。

春天
（春风从南来，带着浓郁的青草芽儿、绽瓣的花儿、翻耕起来的潮湿的新土的醉人的气息，笼罩着山村的农家院落。阴历三月上旬，迎春花开过几茬了，一般山上的桃杏的蕾吐着红。）
唯独这向阳院中那株大桃树，因为石头院墙的护卫，肥水充足，见的阳光特别多，此时全盛开了。那繁茂旺盛的桃花枝子，高高地伸展到墙头。（天是如此晴朗，月是如此银亮，风是如此和煦，花是如此妍丽，以致招引得那辛勤的蜜蜂，流连忘返，入夜了，还在桃花枝间喧闹。）

（冯德英《山菊花》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版436页）

◀评析▶这里写的是桃枝的“繁茂”，花的“妍丽”，桃树长得茁壮，一片生机勃勃。这是单纯的写景吗？不是。原来作

者是借桃树的形象来写在党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桃子”，景与人通过象征性的描写手段融为一体，为一个难分难解的整体。

秋天的大海

（八月的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杨朔《雪浪花》引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215页）

◀评析▶浪花的坚韧不拔，浪花的顽强持久，浪花的巨大能量，这些正是主人公老泰山的思想性格的形象写照。“我”爱潮水，“我”赞美“雪浪花”，也正是对老泰山的热爱与歌颂。

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里光线暗淡得很。……

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71—72页）

◀评析▶对这样陋小的住室和无可再简单的生活用具的描写，一方面说明了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陈景润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忘我工作时所过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也烘托出他攀登科学高峰的坚韧不拔的思想性格。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3页）

◀评析▶这段描写语言清新自然，生动描绘出雨后的荷塘景色。这样的景色正好衬托出王冕磊落的襟怀。“人在画图中”，人和画协调一致，互相辉映，感染力显得十分强烈。

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兴。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郁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494页）

◀评析▶那“阴森透骨”的萝港之旁的蘅芜院，屋外长着“愈冷愈苍翠”的“奇草仙藤”，屋内“一色玩器全无”，象“雪洞一般”。这样的环境正好衬托出带着金锁而又高唱“妇

德”的薛宝钗阴冷无情、装愚守拙的性格特征。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引自《宋词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190页）

◀评析▶作者写这首词正值国家败亡、丈夫病逝，她一个人过着孤独飘泊的流浪生活。词中抓住平凡无奇的自然景物，如晚风、细雨、黄花、梧桐、淡酒、雁儿等，有声有色地渲染了凄凉的环境，巧妙妥贴地突出了人物凄楚的心情和对故人的怀念。这样便细微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给人一种真切的，然而又是哀婉的伤感。

这里的东西也无不做得笨重，坚牢，什么都出格的和这家人非常相象。客厅角上有一张胖大的写字桌，四条特别稳重的腿——真是一头熊。凡有桌子、椅子、靠椅——全都带着一种沉重而又不安的性质，每种东西，每把椅子，仿佛都要说：“我也是个梭巴开维支”或者“我也象梭巴开维支”。

（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103—104页）

◀评析▶这段环境描写突出了俄国地主梭巴开维支的笨拙、愚蠢、贪婪的狗熊般的性格特点，作者把桌子、椅子等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写成“笨重”，“坚牢”。字里行间带着巧妙的讽刺与幽默。

他（渥伦斯奇）从马车窗口所眺望到的一切，在那寒冷的

清澈的空气里的一切，照在落日的苍白的光线里，就象他自己一样的清新、快乐和壮健。在落日的余晖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树木和草的一片静止的碧绿，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塍投下的倾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象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漆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版456页）

◀评析▶渥伦斯奇应约去会见和他有暧昧关系的安娜，心中充满了甜蜜之感。于是沿途的一切景物（哪怕是最细小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在他的眼里都变得美好无瑕。写景很好地衬托了人物的心情。

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银白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天空，快活地眯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象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契诃夫《万卡》引自《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25页）

◀评析▶在万卡的眼里，这景色简直美妙得象童话世界一样。这是因为，此时此刻万卡的心中渗透着对故乡的眷念之情。

象是故意嘲弄似的，天是灰色的，刮着冷风，远方都隐没在沼气里，那些我来时所赞赏的景色都显得阴沉沉的，不知是因为现在我倒了个方向看呢，还是因为其它原因，总之这些景

色并不叫我高兴。甚至那些骄傲地耸立在几乎倒坍的黑色草屋中间的、有着花园和暖房的富丽堂皇的府邸，在我看来也是阴森森的。

（赫尔岑《偷东西的喜鹊》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101页）

◀评析▶周围的一切景色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而变得阴森，这正是“我”透过富有才华的年轻的女演员阿尼达的悲惨遭遇，是认清了丑恶残酷的社会现实后心情变为空虚的写照。

四周是一片寂静。太阳照在荒芜的花坛上和一小块草地上。一只棕色的蝴蝶停在花上，翅膀一张一合。一群毛茸茸的、深色的、肚皮周围有着阔条白毛的土蜂，在花丛里飞绕，发出悦耳的嗡嗡声。一株干多枝密的老槐树向四周投出阴影。透过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发黄的叶丛，可以看见点点的碧空。

这个有着碧空、阳光、树木，蜜蜂和蝴蝶的神话般的世界，和书中另一个虚构的世界——充满了冒险、荒野的大自然，人类的勇毅和高尚精神、纯洁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的世界——神妙地交织在一起了。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版189页）

◀评析▶德国鬼子快开进克拉斯诺顿城的时候，华丽雅拿了小说，在花园的槐树底下专心地看起书来了。对于华丽雅所处的环境，作者不只是写了静静的美丽的自然界，并且还把花园的神话般的世界和深深吸引华丽雅的书本世界融和起来，借以衬托华丽雅在祖国危难、故乡濒于沦陷时，没有畏惧，有的倒是对美好理想的执着心情和面对着时代风暴的沉着姿态。

狂风暴雨已经过去，星星正在闪烁，团栾的皓月高悬在外边肃穆的松树梢上，从没有百叶窗的窗子外照进房来。月光无

限怜悯地照到椅子上的那个孤零零的人形，并且似乎以一道皎皎的寒光对那个女人的低垂的头施行洗礼。

（哈特《密格尔丝》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421页）

◀评析▶这幅画稿十分清新、恬静。美貌而善良的女主人密格尔丝对在旅途中遇到困难的客人们的热情款待，使受恩者钦佩不已。作者通过对雨后的月夜景色的描绘，突出了密格尔丝坦率、真诚的性格。

于连站在最大的岩石上，双目仰视苍穹，八月的太阳燃烧着天空。岩石的下面的田野，有无数的蝉子在歌唱。当它们歌唱乏了休息的时候，于连便立刻沉入无边寂静里。他看见在他的脚底上展开二十里遥远的原野，他还瞧见几个老鹰从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出，他望着它们在天空中静悄悄地画了无数的大圆圈。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鸢鹰转动，这猛禽飞翔起来，那种有力的安闲谧静的活动，在于连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羡慕这种力量，他羡慕这种孤独。

（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88页）

◀评析▶于连在与德·瑞那市长的交锋获得胜利之后，作者把他放在上述的环境中，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当时愉快闲适的心情。再通过对苍鹰的描画，又进一步表现出于连决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凭着自己的力量与奋斗，去杀出一条路来。

创造气氛 串连情节 加强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鲁迅《故乡》引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64页）

◀评析▶鲁迅在小说的开头，用了“阴晦”、“苍黄”、“萧索”、“荒村”等一系列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勾勒出一幅萧索凄凉的农村景象。这种描写，一方面创造了浓郁深沉的气氛，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我”的悲凉心情，这就为后来引出闰土一生的坎坷遭遇先做了铺垫。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加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动摇，

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合，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过的河，都是如此。

（鲁迅《好的故事》引自《鲁迅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247页）

◀评析▶作者用回忆的艺术手段，把他坐船经过山阴道所见到的自然景物，以及这些景物倒影于水波的形态，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读了这段文字，我们不仅能清晰地看到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色，而且也能真切地感受农夫村妇的简朴。这就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它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实在感。

山上的森林，发出阵阵波涛似的吼声，嘉陵江绕过沉默冰冷的峭壁，穿过阴森森的山峡，悲怆地悄然无声地流去！

一种沉重的空气，在上下一千多里的铁路工地上缓缓地流动！一种悲伤的气氛罩住这无穷的山脉！罩住这万古不废的江河！罩住这祖国最偏僻的角落！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评析▶刘子青英勇地牺牲了，森林怒吼，江水悲怆，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铁路工地。作者之所以这样写环境景象，其目的就在于运用修辞手法，抓住最感人的气氛，表达对刘子青的哀悼与歌颂。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暮色正向郭县车站旁边同铁路垂直相对的小街合拢来。在两分钟里头，列车把一些下车的旅客，倒在被雨淋着的小站上，就只管自己顶着雨毫不迟

疑地向西冲去了。

这时间，车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挂在门口的马灯照到泥泞的土街上来了。土街两头，就象在房脊后边似的，渭河春汛的鸣哨声，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增高起来了。听着象是涨水，其实是夜静了。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版95页）

◀评析▶春雨如油，春种即刻，梁生宝急欲买稻种，然而风雨又使夜晚最后一班的摆渡取消了，这给他过渭河买稻种造成了困难。矛盾的产生，成为梁生宝投宿车站，饭铺买饭，这就成为展现他崇高精神的重要前提。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突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象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见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象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走，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半个晚上。

（王愿坚《七根火柴》引自《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一）》北京出版社1980版181页）

◀评析▶小说一开始，就把我们引进草地的湿漉漉、阴沉沉的气氛里。这不但使我们想象到红军过草地的艰难困苦，而

且直接为无名战士珍藏“七根火柴”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成为整个故事情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三人顺着田间小路向东行进。

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融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平原上，没有一星灯火。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地滚动着，好象被那密密层层浓云紧紧地围住挣扎不出来似的，声音沉闷而又迟钝。闪电在西北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呼啦地燃烧着。闷热，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空中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大雨眼看就要来了。

（峻青《黎明的河边》引自《现代小说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版313页）

◀评析▶这段写景，极力渲染大雨欲来的气氛，意在引出姚队长和小陈迷失方向，遭遇敌人的情节。可见这里的写景是作为事件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织入作品的。

宝玉到了书房中，做了自己的功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变了。”把风门推开一看，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焙茗走进来向宝玉道：“二爷，天气冷了，再添些衣裳吧！”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八十九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62页）

◀评析▶这是一段简炼而又传神的描写，风声，云层与天冷恰如其分地组合在一起。代儒的言谈，焙茗的关心，把宝玉读书的环境，乃至他的地位都有分寸地写将出来。因此景物的描写与小说的情节有机地连成一体，使景物成为情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离开情节采用一般写景的办法，那就索然无味

了。

……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热。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荫树下歇凉，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教你早歇！”众军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当时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看看日色当午，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版181—182页）

◀评析▶天气的炎热，山路的难行，军人的疲惫，杨志的焦躁，正是众军人在黄泥岗歇凉喝酒，被蒙汗药麻翻的关键。“生辰纲”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智取”。

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将哨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语道：“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秃秃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施耐庵《水浒》上册第23回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295页）

◀评析▶这段景物描取自武松景阳冈打虎一节。作品先写落日渐下，黄昏来临，为武松打虎创造一个非同异常的环境。

接着点出“乱林”与“狂风”，引出“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打虎的时辰气氛虽写得不多，但它构成了打虎情节的一个重要部分，再加上武松酒兴发作，自言自语的描写，使我们好象真的看到武松打虎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杜甫《兵车行》引自《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6页）

◀评析▶战乱不息，统治者穷兵黩武，捕人从军，造成妻离子散的局面。人民反对战争，但又不得不送亲人出征，因此哭声震动，割人心肠。诗的这几句描写，把出征的声势，离别的悲伤做了有力的烘托，同时也为下面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开辟了道路。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饘，采葵持作羹。羹饘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引自《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75页）

◀评析▶这首诗写的是从军几十年才得归乡的兵士到家后的所见所闻。中间几句画龙点睛的景象物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兵士家的一片荒凉。坟墓，野兔、野鸡、野谷等物都形象的告诉人们，这个家早已无人居住。这样写不仅渲染了感人的气氛，而且又与兵士的心情紧紧地配合在一起，作品的艺术效果很好。

叶琳娜低垂着头，眼睛毅然直视，向前走着。她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也不顾忌；她只要再见英沙罗夫一面。她向前走着，没有注意到太阳早已隐入了浓黑的云端，风在树间阵阵怒吼，扯乱了她的衣衫，尘阵也突然飞扬了起来，在路上回旋滚动。……大滴的雨点落着了，她也没有注意；可是，雨来的更骤、更猛，天空扯着闪，响着雷。叶琳娜停止下来，环顾了四周。……幸而在离开暴风雨袭击了她的地方不远，一口荒废的井旁，有着一座年久倾败的小教堂。叶琳娜向着教堂奔去，避在那低矮的檐下。大雨洪流般倾泻着；整个天宇完全暗淡。以无言的绝望，叶琳娜凝睇着那急雨的密网。和英沙罗夫再见一面的最后希望，在她的心头消逝了。

……

雨渐渐稀了，停了，太阳一时也从云端里显露了出来。叶琳娜正要离开自己的避雨处……忽然，在离开教堂十来步远近的地方，她看见了英沙罗夫。他裹在一件外衣里，正在叶琳娜走过来的路上走着；好象是在赶回家去。

她不能支持了，用手抓住了那阶台上的腐旧的栏杆，她要呼唤他，可是，不能叫出声来。……英沙罗夫头也不抬，已经走过去了。……

“狄米特里·尼卡诺罗维奇！”她终于叫了。

英沙罗夫猝然停止，转眼四顾。……在这第一个刹那，他并没有认出叶琳娜来，可是，马上，就朝着她的身边走过去了。

（屠格涅夫《前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111页）

◀评析▶叶琳娜听说恋人——英沙罗夫将要返回自己祖国的消息后，怀着再见英沙罗夫一面的急切心情，赶往他的寓所。这时，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雨把叶琳娜阻在途中。再见一面的希望在她心头消逝了。然而，正是这场雨，使叶琳娜在避

雨的小教堂里意外的遇见了已经外出，但也来此避雨的英沙罗夫。作者通过这段雨景的描写，巧妙而自然地安排了叶琳瑯和英沙罗夫的本来已失去的相遇，促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小小的太阳，眩惑人目的照射着下边展开的整个的地带。
炎热的暑气，战栗地抖跳着。

人们都在说：

“没有比咱们这地带再好的了……”

海边

（眩惑人目的光辉，在平底的海面上戏弄着。碧绿的玻璃色的波纹，若隐若现地波动着，懒洋洋地冲洗着沿岸的沙粒。鱼儿成群地游着。

接着就是另一个海——无底的碧蓝的海，那深蓝色一直反射到海的最底层。眩目的光辉，裂成了无数碎块——望着真是耀眼。轮船远远地在碧蓝的海上冒着烟，拖着一条将消失的黑尾巴，——这是来运粮食，运钱的。

海岸上是重重叠叠的碧蓝的群山；山顶上堆着万年的积雪，山间隐现着蔚蓝的波纹。

无边无际的山村里、峡谷里、洼地里、山谷里、高原和山岭上——有各种飞禽走兽，甚至还有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封牛。

那峰峦起伏、被水冲刷的深山里，蕴藏着铜、银、锌、铅、水银、石墨、水泥，真是什么都有，而石油就好象黑血一样，从所有的缝隙里流出来，流到小溪里、河里，油乎乎的薄膜散开来，闪着虹一般的光辉，散发着石油气……

“最美的地带啊……”

从山下、海边起，就是草原，无边无际的草原啊。

“真正是无边无际啊！……”

无边无际的麦田闪着光泽，牧草发着青绿色，无边无际的芦苇在池沼上沙沙作响。村镇、田庄、乡村，都好像白色斑点

似的，在一望无际的茂密的花园里发着白光，塔形的白杨的尖顶，高高地耸入灼热的天空，灰色的风磨的长翅，在炎热的抖颤的土岗上伸开来。

一下不动地密集在一起的大羊群，在草原上发着灰色；成千成万的牛虻、昆虫、蚊子，嗡嗡叫着，在空中飞舞。

良种的家畜，半截腿都懒洋洋地映到草原上的池水里。马群摇着头，向山谷走着。

可是令人疲倦得难忍的暑热，把这一切都笼罩着。

拉着车在路上跑的马头上，都盖着草帽——不然的话，在非常毒的太阳光下会中暑的。那些不当心的光着头的人，中了暑，脸色突然变紫，倒在路上灼热的灰尘里，两眼无神……到处都是致命的暑热。

沉重的犁，套着三四对直角的牛，在无边的草原上犁地，雪白的犁铧，翻着肥沃的土壤，那肥得简直不是土壤，而是抹到面包上可以吃的黑油啊。不管你用沉重的犁犁得怎么深，不管你用雪白的犁铧怎样去翻，——总是犁不到死泥板上，那闪闪发光的钢犁，总是翻动着没有人动过的、世界上唯一的处女地的地层——黑土——有些地方竟有一俄丈厚呢。

这真是多大的力量，真是超人的力量啊！小孩儿玩的时候，把扔在地下的杆子往地里一插，——瞧，很快就生出芽来，瞧，树枝象天幕似地伸开了。至于葡萄、西瓜、甜瓜、梨、杏、西红柿、茄子等等，——难道能数得尽吗！这些都是挺大的、少见的、超自然的啊。

云在山上旋卷着，浮在草原的上空，下着雨，贪得无厌的土地，饱饮了雨水，后来狂热的太阳晒起来，这一带就成了罕见的丰收年景。

“没有比这地带再好的地方啊。”

（绥拉菲摩维支《铁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37页）

◀**评析**▶你看，这里有山，有海，有肥沃的土地，有丰富的矿藏，更有那勤劳的“外乡人”，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是一个绝美的地带，也应该是一个自由之邦。十月革命后，这里的人民曾获得过自由，但是白军打过来了，使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重又覆盖了一层殷红的血淤。作者通过这段描写暗示读者，对美好家园无限热爱的库班哥萨克人民将为自由而战斗。

不久之后，几条荒凉的街道展开在他面前，这些街道就连白天也不怎么热闹，更不用说夜晚了。现在它们变得更偏僻，更冷清：街灯越来越稀少——显然公家的灯油发得少了；出现了木房子，围墙；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街上的积雪晶晶发光，已经关上板窗的睡熟了的低矮的茅屋凄凉地投出黑影。他走近一块地方，这儿街道被一片可怕的沙漠似的无边无际的广场遮断了，广场对过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幢房屋。

（果戈理《外套》引自《果戈理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97页）

◀**评析**▶作者在这里用阴冷的色彩，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荒凉恐怖的夜景，这里的一切，无疑是当时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写照。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参加晚会归来，就是在这个黑暗之中，被抢走了外套，他的悲剧自此开始了。

夜色明静。天空无片云。血染沙场并不影响月色的皎洁，正所谓昊天不吊。原隰间，有些树枝已经被炮火折断，却不曾落地，仍旧连皮挂在树上，在晚风中微微动荡。一阵弱如鼻息的气流拂着野草。野草瑟缩，有如灵魂归去。

（雨果《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429页）

◀**评析**▶这幅夜景，会使人自然联想到这里发生过恶战。那些被炮火折断仍连皮挂在树上的树枝，那些在微弱气流拂动

下瑟缩的野草，都为这场血流遍地，你死我活的恶战作了绝妙的注释。

时间差不多是夜间十二点了。下弦的残月在雷雨以后是红色的，它从阿尔芒提埃尼小镇后面升上来。在残月的惨淡微光下面，映出了小镇的房屋晦暗侧影和钟楼的透空的高大干架。对面，理斯河的河水象一条熔锡的水流一样流着；这时候，河岸另一面的天空，涌起好些铜色的云堆，在深夜里形成了一种霞光，人们看得见河岸上那一丛乌黑的树林的侧影，在金黄色的天空中衬托出来。靠左边，竖立着一座没人照管的古老风磨，翼子是静止的，在这座建筑物的废墟中，有一只猫头鹰发出单调、凄厉和忽高忽低的叫声。在平原上，在我们的阴郁的行列所经过的道路的左右两侧，有三五棵矮小茂密的树，好象一些畸形的侏儒蹲在地下，在这种阴森的时刻窥伺着行人。

不时有一道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际，它在树丛的黑影上蜿蜒疾驰，并且象一柄使人害怕的弯刀似地把天空和水面劈着两部。没有一丝风在沉闷的空气中吹过。如死般的沉寂紧压着整个大自然，刚刚落过雨，地面又潮又滑，生气蓬勃的野草挺有劲地发出了清香。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824页）

◀评析▶很快就要在阿尔芒提埃尔小镇处决米莱狄，作者用“惨淡”、“晦暗”、“阴郁”等一系列格调低沉暗淡的词语来描写景物，烘托了这里的悲凉气氛。猫头鹰的号叫，使这种气氛显得更加浓重。

描绘地域风貌 丰富诗情画意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得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地里呢。过了那林，船便湾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鲁迅《社戏》引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155—156页）

◀评析▶这的确象一幅引人遐想的水墨画，它渲染着江南独特的色调，创造了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这样的描写，不仅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童年生活的眷念之情，而且也能够触动读者对那优美的江南水乡无限羡慕的心弦。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起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着清朗的笑声。鸟雀的欢噪已经让步到另一些角隅去。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小甲的小虫，便更不安的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蠕动，却隐藏不住那累累的稳重的硕果。看得见在那树丛里还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象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而那些红色果皮上的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便更显得柔软而润湿。云霞升起来了，从那重重的绿叶的罅隙中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迴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梯子架在树旁了，人们爬上了梯子，果子落在粗大的手掌中，落在篾篮子里，一种新鲜的香味，便在这些透明的光中流荡。

（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37节）

◀评析▶这简直是一幅色彩鲜明的农民生活的油画。这幅油画的布局，从远到近，从静到动，从视觉到听觉，从整体到部分，线条明朗，声韵和谐。在这清丽的景色描写中，渗透着农民的无限欢乐的情绪，画面中所显示的丰收景象，同翻身农民开始的新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个屯落是因地势而得名的。屯的四周有九条大岭，向中心伸来，巍峨险峻，形似九条巨龙。九条岭之间有九条山涧，涧中的激流冲向屯的南边，把一块交汇点上的老大老大的大青石，冲成一个深潭，人们管这个潭叫九龙潭。旱天涧无激流，潭中水平如镜，呈天蓝色，映出九龙山岭的倒影，活象九条巨龙盘踞深潭。夜间，满天星斗映入潭中，恰似潭底又有天空。雨天，涧中激流冲下，在九条激流的汇冲点，泛起一朵数十丈高的大水花，象一座蘑菇形的棉花山。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53页）

◀评析▶这段细致的描写，交待了九龙这个小屯落名字的由来。作者用富有传奇色彩的画笔，把九龙潭旱天、雨天、夜晚的美景一一勾画出来。它对突出小屯落的地理位置及险要的形势有一定的作用。

秋天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

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得多么好看，简直象一片火似的。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

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呈现出一片黄橙橙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果子。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象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红玫瑰的，则紫中带圆，圆润可爱，活象一串串紫色的珍珠。……

（啊，好一派迷人的秋色！）

（峻青《秋色赋》引自高中语文第二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679版37—38页）

◀评析▶作者以鲜红的颜色铺设基调，又以金、黄、紫加以点缀，把满山的果子描绘得鲜美欲滴，香飘扑鼻。读了使人身在画中，令人赞赏不绝。

只见海天相连处，原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黑苍苍的，象水墨画面一样。满山都是古松古柏，松柏稀疏的地方，隐隐露出一带渔村。山峦时时变化着，一会山头上幻出一座宝塔，一会山洼里又现出一座城市，市上游动着许多黑点，影影绰绰的，极象是来

来往的人马车辆。又过一会儿，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越来越淡，转眼间，天青海碧，什么都不见了，原先的岛屿又在海上重现出来。

（杨朔《海市》引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179页）

◀评析▶这里，作者紧扣题目，描绘出一幅苍茫迷离、变幻莫测的海市奇景。在描绘中，作者抓住海市“影影绰绰”的特色，写得虚实兼备，明灭迷人，突兀即来，转瞬即逝。“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迷人的海市，给人留下多少美丽的想象和神奇的传说啊！

南国春早，真正的春天在崭新的日历刚刚掀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来临了。这比冰天雪地的东北几乎要早上半年。这一带村落，现在都属于三元里人民公社，是出色的蔬菜产地，以水利工程和机耕驰名。在温煦的阳光下，田野里东一片，西一片，都是菜园。芥兰花开满了白花，白菜簇生着黄花，椰菜在卷心，枸杞在摇曳，鹅黄嫩绿，蝶舞蜂喧，好一派艳阳天景色！那条从三元里村旁掠过的公路，繁荣热闹极了，小叶按树夹道笔立，婆娑摆舞，远看象煞江南暮春的杨柳。一队队汽车奔驰过去了，一辆辆兽力车呀呀地拉过去了，还有络绎不绝的肩挑手提的行人，都各各在公路上卷起了尘土。好一番和平劳动，熙熙穆穆的景象！这一带田野是开阔的，南望越秀山上，庄严宏伟，曾经常常被用来作为广州风景标志的五层楼，正和这里小土阜上的三元里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遥遥对峙。远处群山起伏，白云山，飞鹅岭象是绿色的围屏。大地到处给人一种壮阔开朗的印象。……

（秦牧《古战场春晓》引自《现代散文选析》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版235—236页）

◀评析▶这幅风景画画出了三元里热火朝天，繁花似锦的春景：菜园里各种蔬菜的颜色和姿态，公路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忙气象，这是近景；五层楼和纪念碑遥相对峙，这是中景；“白云山，飞鹅岭是绿色的围屏”，这是远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春意盎然的壮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卷。读着它，我们仿佛亲临其境，也随同作者领略这古战场的“春晓”似的。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如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显出绿得发黑的颜色；而那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

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风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实；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

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象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腾流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岸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早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齐拥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地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

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象是眨着眼睛，沉沉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的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划开一

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象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

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太过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象从山上生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象一块巨大的，磨平、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谷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就象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象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方纪《三峡之秋》引自《方纪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67—168页）

◀评析▶这段三峡秋景的描写别具一格，富于独创。作者抓住三峡早晨的“明丽”，中午的“热烈”，下午的“青”“亮”，夜晚的“光晕”“摇曳”，把三个不同时间的不同景色，有特点有侧重地描绘出来，于是三峡“成熟的秋天的气息”在美景中显得更加惹人喜爱。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

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秀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香、香雾一起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293—294页）

◀评析▶好一座“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繁华城市。作者以精雕细刻之法，大笔描画南京城中琳宫梵宇、酒楼茶社，秦淮河中画船箫鼓、船上女郎，从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南京的风貌。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如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巖。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月光下澈，影布石上，佴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寂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乎居，乃记之而去。

（柳宗元《小石潭记》引自《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150页）

◀评析▶小石潭“竹树环合”，“寥寥无人”，其水“清

冽”，游鱼自乐，其源不可得。作者从发现小石潭到详细记载小石潭，由远而近，由大体到局部，层次井然，文笔洗练。小石潭的优美清静的风貌如活跃在纸上，历历可目，而作者的心情如“其境过清”，“凄神寒骨”一样倾吐在自然景物之中。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乐府民歌《敕勒歌》引自《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34页）

◀评析▶这首民歌，用寥寥几笔便富有特色勾勒出我国北方大草原的景象。上有苍天、劲风，下有山川、草原、牛羊，好一幅视野开阔苍劲有力的油画啊！读了它给人一种茫茫寥廓的艺术感受。

真的，这样迷人的景色恐怕哪儿也见不着：我们的下面是科依索尔谷地，谷地里贯穿着阿拉格瓦河和另一条河，仿佛两根银线；淡蓝色的迷雾在谷地上流动着，受到温暖的曙光的照耀，向附近的峡谷飘去；左右都是白雪皑皑、灌木丛生的山脊，一个比一个高，它们互相交错，锦延不绝；远方是同样的山岭，但没有两个山岩形状彼此相似，而山上的积雪又那么喜气洋洋、那么光辉灿烂地闪耀着玫瑰红的色彩……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28—29页）

◀评析▶站在高高的古德山顶，眼前别有一番景致，大自然展现出一幅色彩鲜明而雅淡的图画。那奔腾的大河、空中的流云、峻拔的山岭，这时全移到了脚下。这“一览众山小”的境趣真使人心旷神怡，豪情荡胸。

起初地平线上升起几道亮光。它迅速布满天空，使明亮的星星黯然失色。于是星灭了，月亮落了，白雪皑皑的平原暗下来了。

这时雾从平原上升起，围绕在它的四周，象仪仗队似的。

东边一个地方雾显得淡一些，仿佛披金甲的武士。

后来雾飘动着，金甲武士俯伏下来。

太阳从雾中升起，高挂在金甲武士的上方，环顾平原。

整个平原辉煌灿烂，异彩夺目。

雾围成一个大圈，冉冉升起，在西方散开了，它们犹豫了一下，随后腾空而起。

（柯罗连柯《玛加尔的梦》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222页）

◀评析▶这是雪原日出前后的景色。作者观察细致而又能抓住主要特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赞美，读来耳目一新。

巴黎圣母院这个教堂，如今无疑仍然是一个庄严崇高的建筑。虽然它这样古老，却还是美好依旧，但人们在它面前仍不能抑止愤慨和感伤，当他们看见时间和人类在那庄严的建筑上所留下的无数损坏和伤痕，毫不顾到给它放上第一块石头的查理马尼，和给它放上最后一块石头的非利浦·奥古斯特。

在我们这个年老的天主教皇后的脸孔上，我们常常在一条绉纹旁边发现一个伤疤 ‘Tempus edax, homo edacior’ 这个句子。我们想应该译成“时间是盲目的，人类是愚蠢的”。

假若我们有闲工夫和读者去一个个地观看这个古老教堂的种种创痕，我们可以看出时间给它的毁损还不算什么，那全是人们，尤其是弄艺术的人们的罪过。我应该说是“弄艺术的人们”的，因为近两世纪以来，有些卑鄙的家伙也弄起艺术来

了。

首先，只举出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一定很少有什么建筑比得上它的正面那样漂亮的了，那里有三个联在一排的大门，有二十一个穿着旧的绣花袍子的帝王的神龛；中间的巨大的天窗被两个小小的横窗护着，好象一个牧师被执事和副执事陪着一样；一座镂空花的高楼，用它细细的柱子撑持着一个沉重的天花板；最后是那两座黑而厚的塔带着它们的倾斜的檐屋——一部分和谐，全体壮丽，每隔五大步一个地安排着，呈现到眼睛里来，虽堆积而并不混乱，带同着无数雕刻的和塑造的肖像，很适合全体的庄严伟大；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整个人类和人民的巨大工程，好象‘伊利亚特’和她的姊妹‘娥芒斯娥斯’骤合和交融了起来，整个时代巨大的力量的联合产物，在每一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天天锻炼出来的工作的奇功，以千百种姿态跳跃而出；总之，一种人类的创造力，象神的创造力一样强壮和丰富，仿佛具有两重性格：真实与永恒。

我们所说的这个正面，其实应该说是教堂的全部；我们所说的这个巴黎的大教堂，其实应该说是中世纪所有的天主教堂。这个艺术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来自她本身，合乎逻辑而又相当对称的。量一量巨人的大拇指，也就等于量了他的全身了。

（雨果《巴黎圣母院》上册第三卷骆驼书店1949版169—171页）

◀评析▶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威武而令人起敬，钟声象征着威严，那古老的城堡，令人生畏的大门，巍然矗立在塞纳河畔的形势，向人们显示着人类巨大的创造力，以及弥漫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艺术杰作。雨果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举例进行精雕细刻，使法国中世纪这一驰名世界的伟大建筑鲜明地展现给每一个读者。

乡下真是非常美丽。那时正是夏天，小麦是黄橙橙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迈着又长又红的腿在散步，喋喋不休地讲着埃及话。这是它从它母亲那里学到的一种语言。在田野和牧场的周围有些大森林，森林里有一些很深的池塘。的确，乡间是非常美丽的。太阳光正照着一幢老式的房子，房子周围流着几条很深的小溪。大棵的牛蒡从墙角一直长到水边，它们长得那么高，连小孩都可以直着腰站在最高的一棵下面。

（安徒生《丑小鸭》引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286页）

◀评析▶这是本篇童话一开始的一段环境描写，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乡下夏天富有特色的自然风景，并特意用拟人手法写鹳鸟“喋喋不休地讲着埃及话”，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性，从而给读者一种畅快、舒适的感觉，为下文“丑小鸭”的出场，做了很好的铺垫。这段描写，全是短句，显得明快、活泼，很符合儿童的语言习惯。

交待背景 点明身分、时间、地点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柏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场上泼把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柏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鲁迅《风波》引自《鲁迅选集》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版33页）

◆评析◆这是旧时代农村傍晚的画面。干巴的树叶，飞舞的蚊虫，炊烟渐少的农家，场上泼水、吃饭，形象地告诉人们：这是炎夏傍晚的时刻，发生在江南农村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农民生活图景。而文人的酒船，文豪的诗兴，又幽默地点明了《风波》故事产生时代“知识界”特有的风情。这段描写用墨不多，语言也不华丽，但画面是完整的，清新的，它把人物、场景及展开故事的时间、地点都一一做了明白的交待。

风刮得很紧，雪片象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象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象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页）

◀评析▶作者通过对狂暴的风雪的集中描写，象征性地显示了故事开展的时代背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和罪恶。尽管“风”在警告人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但我们却分明地能体会到：罪恶的风雪是不会长久的，封建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象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

雪铁龙汽车象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版3页）

◀评析▶在《子夜》的开端，作者抓住富有时代特征的景物描写，如混杂的声浪，陆离的光焰，高耸的钢架，怪兽似的洋房等等，以新鲜的比喻，精炼地勾织出一幅资本主义制度下吃人的都市状貌。这段描写，不仅展示时故事发生的环境，烘托了工业、金融的上海的“子夜”气氛，而且也对全篇的基调作了提示。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权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象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很响的小便。……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

（夏衍《包身工》引自高中《语文》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3—14页）

◀评析▶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包身工”的生

活图。“天还没亮”工头的叫骂，“芦柴棒”的凄苦劳作，工房的一片混乱，这一切，不仅形象地交待了两种不同人的不同身分和地位，而且更使我们目睹了“包身工”所生活的恶劣环境。作者以这样的景象描写开头，为后面记叙、说明“包身工”制度的罪恶，以及对这种制度的暴露及抨击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西北风滚过白茫茫的山岭，旋转呼啸。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丫照在雪地上，花花点点。山沟里寒森森的，大冰凌柱象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山。

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驮炮的牲口，顶着比刀还利的大风前进。有些战士抓起把雪往嘴里填；有些战士把崖边上的冰凌锥用刺刀敲下来，放在嘴里吮着。他们的灰棉军衣都冻得直溜溜的，走起路来圪察察响。因为他们晚间是在雪地里过夜的。

.....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战士们站在河畔仰起头看，天象一条摆动的长带子。人要站在河两岸山尖上，说不定云彩就从耳边飞过，伸手也能摸着冰凉的青天。山峡中，浑黄的河水卷着大冰块，冲撞峻峭的山崖，发出轰轰的吼声。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逼得人喘不上气，透进了骨缝，钻进了血管。难怪扳船的老艄公说，这里的人六月暑天还穿皮袄哩！

（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版1—2页）

◀评析▶这里写的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西北高原吕梁山一带的风光，小说故事发生的时节与环境正是从这儿开始的。读了这些描写，我们能从直观上看到战争生活的疾苦，以及战争环境的恶劣艰险；从内容的深度广度上，更容易让人们认识人民战士抗严寒战冰雪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象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象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

（欧阳山《三家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296页）

◀评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广州城出现了一片白色恐怖景象。这段环境描写，以象征的手法，显示出阴沉黑暗的时代背景。鲜艳的太阳的溶化，象征着大革命的被扼杀；妖魔一般狂奔的黑云，则又象征着残暴横行的反动势力。

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发家的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大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了，墙山很厚，门窗很笨，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象一块块的黑斑。一进冯家大院，就会闻到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象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棵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萝长得很茂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的不行。大瓦房的窗格棂又窄又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版76页）

◀评析▶对冯家大院的描写，既点出了封建地主冯老兰的身份及其剥削起家的历史，又暗示出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整段描写疏密相间，取舍精当。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引自《短篇小说》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63版4页）

◀评析▶这孔土窑是李有才的唯一财产。作者对窑内的用具摆设，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描述。使人一目了然。寥寥可数的几件用品，把一个旧社会的贫苦农民的身分处境表现了出来。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么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

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271—272页）

◀评析▶作者笔下的这座住宅，从“大匾”上的“金字”，“对联”上内容，“书案上”的摆设，还有那“花厅”，“竹帘”，“小么儿”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富裕有势的人家，是一个所谓“创业”的人家。这样的景物设置与描写，便十分恰当地符合了万雪斋的盐商的身分。

次日，玄德同关、张并从人等来隆中。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玄德闻歌，勒马唤农夫问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龙先生所作也。”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芦中，即诸葛亮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谢之，策马前行。不数里，遥望卧龙冈，果然清景异常。后人有古风一篇，专道卧龙居处。诗曰：

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
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湲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丹凤松阴里；
柴门半掩闭茅芦，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
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
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

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323页）

◀评析▶玄德前往卧龙岗请诸葛亮，未到之前先闻农夫歌声，已知卧龙先生的不凡。再观看卧龙岗的形势，则更有一番神妙之感。这首古风，详尽地描述了卧龙岗的地形、景物；茅庐内外的环境、陈设；主人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勾出了一幅绘声绘色的“卧龙幽居图”。从这些交待和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的非凡与为人。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气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郁、在睡眠中未能使筋肉恢复疲劳的人们，一听见这吼叫声，都象受惊的蟑螂一样，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了出来。在寒冷的黎明中，他们沿着从未铺修过的道路，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射着泥泞不堪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负的模样等待着他们。污泥在脚下噗哧噗哧地响着。睡眠惺松的人们的嘶哑叫喊声不时传了过来，怒冲冲的粗野谩骂声划破寒冷的空气，而迎面刮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机器的低沉轰鸣声和蒸气的嘶叫声。高高的黑烟囱，象一根根粗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样子阴沉而严厉。

傍晚，太阳落山了，它那血红的余辉在家家玻璃窗上疲倦地闪烁着；——这时，工厂从它的石头胸腔里把人们象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满脸污黑，一身油烟，散发着机油的臭味，露着饥饿的牙齿，又沿着老路走了回去。这时，他们的声音里已流露出一点生气，甚至有一股高兴劲儿——因为这一天苦役般的劳动总算结束了，到家能吃上一顿晚饭，而且可以休息。

（高尔基《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3页）

◀评析▶这是沙皇俄国时代工厂面貌的一幅写生，它使我们认识了在沙皇统治下，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资本家的工厂就象野兽一样，吸吮着工人的血汗。这幅图画记下了工人阶级的血泪仇。

全城都沉浸在黑暗中。任何地方——无论在窗上，在矿井的放行亭里，在过道口——都看不见一线灯光。空气凉爽起来，可以闻到从还在冒烟的矿井里飘出来的微燃的煤块的气味。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特别感到异样的是：听不到来自矿区和铁路支线上的惯常的劳动的噪音，只有狗在吠叫。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143页）

◀评析▶由于凶残的德寇强占了苏联的城市，使昔日里充满城市的劳动噪音以及街上来往的行人都消声匿迹了。唯一剩下的狗叫更增添了凄惨的气氛。青年近卫军的战士们正是面对这样为非作歹的敌人，正是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展开艰苦卓绝斗争的。

顺着笔直、雾蒙蒙的大街蹒跚蹒跚，走过那窗户黑洞的、门口立着睡意朦胧的看门人的阴暗的房子，长久地眺望那涅瓦河的满满的、黯沉沉的一大片河水，眺望河面上横着的一条灰蓝带儿似的桥梁，不待天黑那些桥灯就都点亮了，河边，着正面带有柱廊的、愁眉苦脸的宫廷，仰望那全不象是俄罗斯式的、高得叫人眼花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俯视那破旧不堪的小艇，在黑糊糊的水面上起伏颤动，无数只载满湿木柴的驳船，一溜儿挨挨挤挤，靠在花岗石堤边，冷眼瞅一下过往行人的脸，一个个都满面愁云，毫无血色，那一双双眼睛也跟他的城市一样，黯淡无光……。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

（1页）

◆**评析**◆这里所描写的阴森、凄凉、肃杀的图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生画。资产阶级的腐化、糜烂、堕落，把国家推进了苦难的深渊。空虚、绝望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作者将客观景物带上主观感情，抒发了作者深沉的忧国忧民的胸臆，突出了时代特征。

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照亮了波尔比斯大师的画室。光线集中在画架上只勾勒了几笔白色的画布上，没能照射到这个宽阔的房间的每个阴暗的角落；可是有些散乱的反光，也到处映照：有些明亮了一副德国骑兵的胸甲上的银片，这胸甲在一个茶褐色的阴暗角落里挂在墙上；有些在一个古雅的食品架的雕花和上蜡的台角上骤然投射了几道平行的光线，食品架上摆设着稀奇古怪的餐具；有些在锈着金线、有大皱褶的旧帷幕的点线纬线上，散布了无数明亮的光点，这些帷幕象模特儿似的被扔在那里。几个石膏人像，一些古代女神半身像的断片，被几世纪热情的亲吻磨得光光的，散放在板架上或者壁台上。无数草图，三色蜡笔、红铅笔或钢笔的习作，布满了墙壁，一直到天花板。屋子里挤满画箱，画油瓶子和汽油瓶子，还有一些翻倒的凳子，只留下一条狭窄的路，可以一直走到屋顶玻璃窗透进来的光圈下面……

（巴尔扎克《玄妙的杰作》引自《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71页）

◆**评析**◆波尔比斯大师是法兰西王国著名宫廷画家，后因故失宠。这段环境描写，用细腻的笔触再现了波尔比斯画室凋零杂乱的情景，这不仅表现出他的特定身分，也表现出他失宠失意的境遇。

这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那就是说，要是烟和灰能够允许这些砖保持红色的话；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与黑色，象生番所涂抹的花脸一般。

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气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象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

（狄更斯《艰难时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28页）

◀评析▶这是产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对乌烟瘴气、沉闷齷齪的焦煤镇的描绘，显示出单调无光的社会图景。

有一天傍晚，窗户开开，她坐在窗口，先还望见教堂管事赖斯地布都瓦修剪黄杨，忽然就听见晚祷的钟声响了。

正当四月初旬，樱草开花，一阵煦风吹过新掘的花畦，花园如同妇女，著意修饰，迎接夏季的节日。人从花棚的空当望出，就见河水曲曲折折，漫不经心，流过草原。黄昏的雾气，在枯落透明，湮蒙一片，把白杨的轮廓勾成了董色。远处有牲畜走动，听不见脚步响，也听不见叫唤。钟总在响，安安静静，哀号似的，在空中一直响个不停。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引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80页）

◀评析▶这段描写充满了静谧深沉的气氛，作者以带有感情的笔调，通过对一系列自然景物的描绘，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气候，同时也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沉闷气氛。

“喂，下地狱罗！”……

有的轮船鼓起红色的大肚子，浮在海面上；有的象在装货，船身倾斜得很厉害，宛如一只袖管正被人从海里使劲往下拽；黄色的大烟囱；大铃铛似的浮标；跟臭虫一样从船缝间穿行的汽艇；波浪翻腾，冒起寒气的大海面，漂浮着煤末、面包屑、烂水果，活象一幅别致的花布……。煤烟趁着风势，掠过海面，飘来一阵阵熏人的煤臭气味。吊车的响声，不时顺着浪波嘎嘎地直传过来。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页）

◀评析▶这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下，海上工人劳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劳动的繁重，秩序的杂乱，环境的污染，资本家的贪婪，的确构成了一黑暗冷酷的人间地狱。这里是在客观的写景，但同时也是在含蓄地表达着作者抨击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情绪。

景 人 配 合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柄铜叉，向一匹獾尽力地刺去，那獾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鲁迅《故乡》引自《鲁迅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42页）

◀评析▶这里写的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他就是闰土。为了突出少年时期闰土的活泼可爱，作者选取了月夜看瓜刺獾的镜头，使“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与手握钢叉，颈带项圈的少年形象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就越发能看出少年闰土的美好形象。

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Q迟疑了一会，……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鲁迅《阿Q正传》引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98页）

◀评析▶这里关于静修庵的园里院外的描写，都是和阿Q的求食紧紧扣在一起的。竹笋、油菜、芥菜、小白菜，在阿Q

的眼里也并非要“赏鉴这田家乐”，唯一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充饥。在人物的行动中所展现的这个场景，烘托出此时此地阿Q饥不择食，“青萝卜也是好的”的急迫心理。

“海，神秘的伟大的海洋呵！”道静站到潮湿的沙滩上，心头充满了喜悦的激情，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大海。早晨，天气晴朗，天边淡淡地飘着几朵白云，海水就象天色一样蔚蓝、明净，锦锻般闪着银色的光辉。远远的，就在这样平静的沉睡般的海面上，许多只挂着白帆的渔船随风荡漾。对着这雄伟辽阔的大海，林道静几天来紧紧压缩着的痛苦的心，渐渐舒展开来了。她掠了掠轻轻拂动的短发，掏出了她心爱的口琴——

云儿飘，
星儿摇摇，
海——早息了风潮。

.....

杨庄是个荒凉的沿海小村，周围除了沙丘，青翠的树木是很少的。但是当她走着走着，沿海滩走出了几里路之后，情况就渐渐变了：葱郁的树林，鲜艳的结着累累苹果、李子的果树，一簇簇整齐地出现在山巅、在低洼的小峡谷里。合欢树上飘着清香的娇羞的花朵，就在这些美丽的绿树中间葳蕤地到处盛开。极目望去，在这些绿树鲜花中间还迤迤地出现了一幢幢各式各样精美的小洋楼。那些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或者红色的楼顶，在大海旁边的树丛中间猛一出现时，真使她惊奇极了。过去，她除了见过北平的灰尘滚滚的街道，就是跟徐凤英到古北口外收租时见过那险峻的山峦和穷僻的乡村。而今，在阳光下面，在这魅人的大海旁边闪着光彩夺目的美丽的别墅，她可从来不曾看见过这般幽美的所在。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24—26页）

◀评析▶林道静被迫离开家庭到了杨庄。这段描写景人结合，相得益彰。人物的眼中有景，语中有景，曲中有景，景物之美，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那大海的明净、坦荡，村景的绚丽多姿，也正好鲜明地衬托出林道静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历经周折，终于找到工作后舒畅、奔放、充满美好理想的情怀。

我们到城外的时候，风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堵得嗓子出不来气，暴雨象千万条鞭子似的抽打着我们，脚下有时候是冰凉的泥浆，有时候是没过膝盖的流水。那风，撕扯着我们的衣襟，仿佛要把我们从地上拔起来，抛上天空。我象羊顶架似地低着头挣扎着往前冲。一会儿那风又转到后面，在我的背上乱吼乱撞，我就得挺着腰板往后使劲儿。我猛然想起来了，这老头儿走了八十里地还没有吃饭。

.....

一道曲折的电光，在墨一般黑的天空中颤抖了两下，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两边的庄稼在暴雨的密网里挣扎似的摇摆着；大树象跑步似的弯下腰；暴雨在汇成水流的大路上击起了泡沫和水花，狂风又把水花吹成了尘雾，打着旋儿。电光熄灭了又是一片漆黑。那雷声就象有一万个铁球在洋铁板上滚动，轰隆……刚滚到远方，猛然间又一个劈雷，象炸裂的炮弹，在头上响起来了。水渐渐地没到大腿根上了。我们吃力地趟着水流，裤子已经完全湿透了。借着闪电刺眼的蓝光，我看见老头儿高大的身影，他正弓着，背迎着这狂风暴雨前进。

（管桦《暴风雨之夜》引自初中语文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版134—135页）

◀评析▶这段“暴风雨之夜”的环境描写，主要是借“我”的感觉和视觉描绘出来的。“千万条鞭似的抽打着我们”，“那风撕扯着我们的衣襟，仿佛要把我们从地上拔起

来，抛上天空”。这些富有实感的描绘，使人想见这个“走了八十里地还没吃饭”的“老头儿”(地委书记)艰辛走路的情形。这就突出表现了地委书记不畏艰险，深入抢险第一线的可贵精神。

于世章坐在院里的石条上，脸色慈祥地看着儿媳给他胳膊上的伤口换药膏。那遮住半个院落的大赤松树，被近日的雨水沐浴一新，更是显得叶针翠绿，枝干铜劲钢坚，宛如一顶巨伞，罩得满院阴影凉爽；而艳阳又透过旺盛的枝叶空隙，娇黄斑斓的光点，犹如赤金白银，在公媳二人身上闪光放彩。

(冯德英《山菊花》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37页)

◀评析▶这一小段，作者具体地写了大赤松的高大挺拔以及阳光的色彩。对自然景象的赞美与于世章公媳二人的革命斗志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相辉映。因此大赤松的形象，也正是作者所要写的主人公的形象。是写景，也是在写人。通过写景象征性地写人。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

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廩，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内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吩咐道：“仓廩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

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上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里背着北风而行。

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到店房里，主人问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吗？”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径道：“原来如此。”店主道：“既是草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

都被雪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把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一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傍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入得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居，又无庙主。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版119页）

◀评析▶林冲被刺配仓州前往草料场。一路上的风雪和在风雪中摇摇欲坠的草料场的破屋，以及酒店、山神庙，无一不给人以孤寂、凄冷的感觉。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使人深深感受到世态的冷峻，这恰好反映了林冲被发配时的忧戚心情。

作者不是把人物与环境分割开来，而是使人物置身在环境中，把“风”与“雪”夹杂在人物语言、心理、行动中叙出，并使其融为一体，构成情节，因而显得自然传神。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来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飡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乐府民歌《东门行》引自《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368页）

◀评析▶这首民歌写了一个穷苦人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故事。主人公的思想活动是放在一个典型的环境中进行的。为了生活他要走出东门去行事，考虑到家中的妻儿子女又回来，当他看到无米无衣的困境时，又不顾妻子的劝阻拔剑出走。这里家中穷困景象的描写，与人物的行动配合得十分妥贴。触景生情，景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既有利于情节的发展，又为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天上阴云密布，下起大雪来。阵阵的狂风愈来愈猛。工程师们还没有走了一公里，狂暴的大风雪突然刮起来了。

别里捷和阿列克塞惊慌失措地停了下来。他们四周的宇宙变成了怒号着的、轰隆轰隆乱响的地狱。狂风吹断了粗树枝，把它们抛到空中，巨大的树干左右摇摆。附近树木的轮廓借着白色的布幕显露了一会儿，当又吹起一阵风的时候，又看不见了。大森林像在痛楚中的动物一样地呻吟着，哭号着。

别里捷把阿列克塞揪到大树的避风的一面，冲着他的耳朵大声说：

“我们逃不脱啦，阿列克塞！我们要拚命坚持下去。我说：我们要坚持下去！你要挨近我，我说，要挨近我，不然你就完蛋了！”

只有狂风停一下的时候才能往前走。阿列克塞盲目地跟着别里捷，他凭着奇妙的直觉还没有迷了路。风一起，这两个滑雪人就站住不动，蹲下来。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棵树轰隆一声倒了。别里捷拉着阿列克塞跳到一边。

“我们得离开这儿，到阿东河上去。我说，到空地上去！不然就要把我们砸死的！”别里捷大声说。

使人睁不开眼的大风雪愈猛了，大风每次发作一阵，就有大树哗啦啦地倒下来。工程师们顶着狂风，顽强地挣扎着往前

走，有时候跌倒在雪地上，有时又站起来。

他们终于挣扎着到了河上。在空旷的地方，往前走愈发困难了。寒风吹来，夹杂着雪块和泥沙，扑打他们的脸和胸膛。纤细的滑雪杖像帆一样在手里动荡着。刺骨的狂风使他们寒冷彻骨。别里捷几乎迈不动滑雪鞋了，但是他并没停下来，阿列克塞弯着腰，保护着脸不受风吹雪打，紧紧地跟着他。

一阵特别剧烈的飓风把他们吹倒了。阿列克塞觉得自己整个被掀起来，被风掷到雪堆里。别里捷在附近挣扎着。他抓住阿列克塞，对着他的脸断断续续地喊道：

“我们决不能停！”风吹走了他的话，他不得不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能停，我说！为了我们的宝贵生命继续前进！无论如何，我说，不能停！别害怕，我们逃得出去的！主要的是我们不要灰心！我说，要有勇气！躲在我背后！我说，藏在我背后！”

“别安慰我，我不是小姐！”阿列克塞喊着回答。

他们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有时站在一个地方挣扎一两分钟。别里捷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手枪，朝空中放了两枪，这举动与其说是求救，还不如说是想鼓舞他的朋友。

现在完全不能走了。工程师们爬着往前走，不时停下喘口气。飓风从四面袭来，有时阻止他们前进，有时强迫他们后退，有时突然从背后进攻，有时从上面冲下来把他们压在地上，有时又从下面顺地而来，把他们掀翻了。

别里捷十分清楚这种境遇有多么绝望，但是他忘却了自己，完全为阿列克塞着想。

“不要紧，阿辽沙，挣扎得出去的！”他嚷道。

别里捷把冻麻了的手从手套里抽出来，插到衬衣里，放到胸前取暖。然后他又紧紧地握住手枪。微弱的枪声淹没在狂风的怒号中。

他们爬了很久——也许是一小时，也许是三小时。别里捷不再和阿列克塞说话了，只是间或停下来放一枪。到了后来，他扳动了一下枪机，终于听不见响声了。

.....

他们已经再没有气力同大风雪作斗争了，别里捷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还有得救的希望。只是由于惦记着阿列克塞，由于一股顽强的怒气才使他继续前进，使他没有放松努力。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阿列克塞象个影子似的跟在后面。

想不到来了救星——它的形象是个人，他仿佛从一堵不透风的雪墙里被一阵疾风吹出来似的。直到他走近别里捷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是一个高大的、喘咻咻的、样子可怕的人。阿列克塞怀疑他有什么恶意，冲上去保护他的同伴。但是这陌生人并没有流露出一点敌意的模样。他在对别里捷大声说着什么，于是阿列克塞明白了：这人是怀着好意的。

他们排成单行前进——陌生人在前面，别里捷和阿列克塞跟在后面。”

（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版87—124页）

◀评析▶暴风雪好不威风！但别里捷和阿列克塞有着战胜暴风雪的决心、勇气和力量。他们勇敢地同死神搏斗，终于摆脱厄运，化险为夷。这段环境描写是结合人物的语言、行动进行的。通过对人与自然斗争场面的生动描述，不仅写出了暴风雪的险恶，而且在其烘托下，突出地表现了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团结力量的可贵。

这时候黄昏已经来临。点了一盏灯，灯光象透过常春藤棚架的月光一样。暮色把奥尔迦的脸庞和身段的轮廓淹没，仿佛披了一幅纱在她身上；她的脸背着亮，只听到圆润的然而是有

力的声音，间夹着出自感情的阵阵颤动。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59页）

◀评析▶这段写人的描写是通过富于诗意的柔美的自然景色来完成的。正如美妙动人的“灯光”、“声响”一样，奥尔迦对生活又唤起了希望。美景衬丽人，是写景，也是写人，但归根结蒂还是在写人。

东边，在谷仓的后面，初升的月亮射出万道银光。天空的闪电越来越亮，照着百花盛开、郁郁葱葱的花园和破败的正房。远处响起了雷声，天空有三分之一布满了乌黑的雨云。夜莺和别的鸟停止了歌唱。磨坊哗哗的流水声中，夹杂着鹅的嘎嘎叫声，然后村子里和管家的院子里，醒得早的公鸡纷纷啼起来，遇到天气炎热而有雷雨的夜晚公鸡照例是啼得早的。常言道，每到快活的夜晚，公鸡就啼得早。……

……

一轮差不多滚圆的明月从谷仓后面升上来，乌黑的阴影铺开，盖满了整个院子。破败的正房的铁皮房顶开始闪闪发光。

沉默着的夜莺仿佛不愿意辜负月光似的，在花园里打着呼哨，鸣啭起来。

……

乌黑的雨云已经完全聚集拢来。现在他所看见的不再是远处的电光，而是明晃晃的闪电，照亮了整个院子、破败的正房和它那朽坏的门廊。雷声已经在他的头顶上隆隆地响着。所有的鸟雀都不出声，不过树叶倒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刮到聂赫留朵夫坐的门廊上，吹拂着他的头发。一颗雨点落下来，随后又是一颗，接着就有许多颗雨点一齐敲打牛蒡和铁皮房顶。一道闪电明晃晃地照亮整个空间，于是一切声音都归于沉寂，聂

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就当头来了一声可怕的霹雳，接着整个天空都轰隆隆地震响了。

……

小雨已经变为倾盆大雨，雨水从房顶上流下来，咕咕响地灌进下面的小木桶里。闪电不再常常照亮院子和房屋，稀得多了。……他就到敞开的窗子那边坐下，欣赏着退到远方去的乌云和重又出现的月亮。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307—310页）

◀评析▶这几段和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相结合的景物描写，烘托出他思想感情的变化。聂赫留朵夫打算把田产全部交给农民，尽管农民们对他表示不信任，可他仍然感到欢畅，他觉得这是一个欢乐而幸福的夜晚，连公鸡也啼得比往常早。然而，当他想起在库兹明斯科耶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思想立即被乌黑的阴影笼罩了，此时，“乌黑的雨云已经完全聚集拢来”，闪电代替月光，这预示着他的思想上将有一场风暴式的斗争。终于，霹雳使他从麻木中惊醒，暴风雨洗去了他思想上的污秽，当天空乌云退尽，重又出现明月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那铭刻在良心上的意志。

他走进宽阔的昏暗的门，就向他吹来了一股好象从地窖中来的冷气。由这门走到一间昏暗的屋子，只从门下面的阔缝里，透出一点很少的光亮。他开开房门，这才总算看见了明亮的阳光。但四面的凌乱，却使他大吃一惊。好象全家正在洗地板，因此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这屋子里来了。桌子上面，竟搁着破了的椅子，旁边是一口停摆的钟，蜘蛛已经在这里结了网。也有靠着墙壁的架子，摆着旧银器和种种中国的磁瓶。写字桌原是嵌镶螺钿的，但螺钿处处脱落了。只剩下填着干胶的

空洞，乱放着各样斑剥陆离的什物：一堆写过字的纸片，上面压一个卵形把手的已经发绿的大理石的镇纸，一本红边的猪皮书面的旧书，一个不过胡桃大小的挤过汁的干柠檬，一段椅子的破靠手，一个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上盖一张信纸的酒杯，一块封信蜡，一片不知道从那里拾来的破布，两枝鹅毛笔，沾过墨水，却已经干透了，好象生着痼病，一把发黄的牙刷，大约还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它的主人曾经刷过牙齿的，诸如此类。

（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125—126页）

◀评析▶“环境就是人”。泼留希金的性格也影响到了他的周围环境。庄园的败落凄凉，屋内的零乱肮脏，都暗示了主人的庸懒、肮脏、浅薄和不学无术。活在世上的泼留希金正象浮在酒杯里的苍蝇，停了摆的时钟，失掉了光彩的家具一样，生命枯竭，灵魂已死。读了这段描写，“是谁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

过了晌午，天空有点变脸了。海面罩上一层薄雾——似有似无的淡淡罩上一层。海面上掀起无数三角浪波，恰似拎起无数摊开的包袱皮。风急促地刮着，得吹桅杆叟叟发响。盖着货物的雨布垂下的边儿，啪啪地打在甲板上。

“兔子跳起来了，兔子！”有人走到右舷甲板，亮开嗓门大喊。这喊声很快被强风吹散，成了一阵毫无意义的叫喊。

海面激起的三角浪波，飞溅着白色浪花，好象无数只白兔在大平原跳跃着似的。海底的涌浪突然加速了，这正是堪察加海面“狂风”快来的征候。船身开始倾斜，方才在右舷看到的堪察加，不觉地却移到左舷去了。留在船上干活儿的渔工和水手慌起来了。

警报呜呜的响声，在上空回荡。大家在原地停下活儿，仰

望着天空。因为正好站在烟囱脚下，觉得烟囱好似往后倾倒，显得特别粗大，如同一只大木桶，在不住地摇晃。从烟囱半腰德国帽似的汽笛发出的警报，在狂风中响起来，格外凄厉。远离本船去捕蟹的川崎船，正靠着不断长鸣的警报声，迎着暴风雨归航。

渔工和水手聚拢在阴暗的机房舷梯口，骚乱起来。船身一晃动，就从上方斜射进来一道淡光。渔工们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一忽儿浮现，一忽儿又消失在昏暗之中。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版 30—31 页）

◀评析▶这是蟹工船海上遇险的惊人场面。作者为了强调情势的危急，在极力渲染浪急船颠的同时，又以人物的声音、动作、神志、表情等来极力渲染和烘托恶化的环境。当出现“愤怒的面孔”的特写镜头时，我们便看到蟹工船已濒临绝境。由而也能体会到，这些“愤怒的面孔”不仅向着狂风恶浪，更向着把他们逼上这绝境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景中写人，意义超过了画面本身。

情 景 交 融

如今在海上每晚每晚我都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着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正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那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就象看见无数的萤火虫在我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低声谈话。这时候我真忘掉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巴金《繁星》引自《海行》新中国书局1932版58页）

◀评析▶作者乘海轮到巴黎去。描写在舱面上仰望星空的景象，从自己的观察中写，从自己的感受中写。这星空不仅是美丽的，也是充满了生机的；而从这自然景色的描写中，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作者寂寞的心情。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栖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天空！

（郑振铎《海燕》引自《散文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版502页)

◀评析▶海水蔚蓝、灿烂，白云象娇艳女郎。作者轻盈的笔调，美好的感想，流露了对大自然的真诚的爱。那重复的赞叹，便是这种情怀的最好寄托。

我的心随潭水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里，居然觉着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地皱缬着，象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象跳动初恋的少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溜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佛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傍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的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得出呢？

（朱自清《绿》引自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63页）

◀评析▶作者采用物我、景情交融的手法，倾满腔热情于一泓潭水之中。多彩的比喻，入微的描绘，自然的咏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潭水的形、质、光、色，是令人陶醉神往的。潭水之绿甲天下，情怀如水更动人。

飏溜溜一阵深谷冷风吹过来，赵永生在担架上打了两个寒颤醒过来。仰脸看去，茅屋顶棚换成了一幅峡谷夜色：淡月套着风圈挂在一条狭窄的蓝天上；夹着那条蓝天的陡峭山峰忽忽

悠悠乱晃，分不清是人走还是山动；几颗银星也跟着凑趣儿，在峰顶树冠上闪来跳去。噗啦啦一只山鹰被惊动，拍打着翅膀儿蹬开这边石壁越谷飞向对山，几片枯叶般的东西飘飘摇摇落下深谷，把赵永生的视线带落在河面上、担架旁。侧脸一看，见后边抬担架人腿脚正紧贴着水面在迈动！

（前涉《桐柏英雄》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版110页）

◀评析▶作者让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的眼光来表现蟠龙谷的夜色，这就不只是在写景。赵永生那“山峰忽忽悠悠乱晃”的感觉，不正衬托出游击队转战丛山峻岭时颠簸踉跄的艰难情景以及战士们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吗？

离开渔船，走上堤岸，只见千百条水渠，象彩带似的，把无边无际的田野，划成棋盘似的整齐方块。那沉甸甸的稻谷，象一垄垄金黄的珍珠；炸蕾吐絮的棉花，象一厢厢雪白的珍珠；婆娑起舞的莲蓬，却又象一盘盘碧绿的珍珠。那大大小小的河港湖泊，机帆船穿织如梭，平坦的长堤公路上，拖拉机往来不断，到处是机声隆隆，水畅人欢。今日洞庭，诗意盎然，彩笔难绘，简直是一个用珍珠缀成的崭新世界！

我们来到有名的白洋湖边，坐上名叫“双飞燕”的渔船，在比小河还宽的渠边中缓缓前行。清水滔滔地流着，渠道两岸密密地栽种着千姿百态的绿树，有香椿、泡桐、苦枣、白杨、挡浪柳。划行十几里，进入白洋湖口子边的卫星湖。这里养了大量的鱼，有鲢鱼、青鱼、草鱼、麻姑鲢子鱼、大鲤鱼，还有来自武昌的花鳞甲的金鲤……

我正被这些鱼群吸引着，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清亮的歌声：
手握珍珠喜盈盈，千颗万颗照洞庭；好水一湖金不换，幸福源头在北京。……

穿过一丛密密的垂柳，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别致的水彩

画。一望无际的莲荷，红花绿叶。一群穿着各色衣裳的姑娘驾着采莲船，一边不停地采摘莲蓬，一边唱着笑着。

（谢璞《珍珠赋》引自初中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版37页）

◀评析▶作者以珍珠为线索，展开想象的翅膀，构成了一幅“诗意盎然，彩笔难绘”的壮丽图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作者的赞美之情也溢于字里行间。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引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版264页）

◀评析▶这段洗练而有概括力的文字，写出了“世外桃源”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气氛，尽管这种情景是虚构、想象的，但却给人以真实而自然的感觉，仿佛真有其人、其物、其景。人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没有剥削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引自《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822页）

◀评析▶这首脍炙人口的小令，通篇都在写景，并无“秋思”的字样，但句句又都没有离开“秋思”。开头的六种自然景物给人以万物凋零的暗淡秋色，接着的三种景物又给人以荒凉而带有闲适的复杂感受。后面的道路、西风、瘦马进一步画

出了令人伤感的旅游生活图。小令的表情是含蓄委婉的。作者设计的环境与多愁善感的思乡之情天然无缝融合在一起，使作品的形象性与艺术感染力特别鲜明强烈。

阿尔卡狄这样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又恢复了它的力量。周围全是金绿色，那一切，树啊，矮林啊，草啊，正在灿灿的发光，并且在暖风的轻拂下广泛地、轻柔地荡漾；百灵鸟的嘹亮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田凫或是唱着歌在低的草地上盘旋，或者静静地掠过草坡飞去；白嘴鸦在长得不高的春麦田里昂首阔步，让一片新绿衬出它的乌黑。一忽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幻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烟雾一般的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完全消失。

（屠格涅夫《父与子》引自《“前夜”“父与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15页）

◀评析▶阿尔卡狄忧思的变化是通过对春天美好景物描写来表现的。春天富有生命力的树木、云雀、白嘴鸦等，在绿色的时节给人以希望、喜悦。阿尔卡狄的精神世界寓于美景之中，而美景又触发和美化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

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了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舒服的黄昏。甚么都是享受和情趣。温和而芬芳的空气，满掺着野草和水草的味儿，用海洋的气息来抚慰嗅觉，用动人的甜美来抚慰心灵。现在我和她走到那条绝壁的边儿上了，那片卷着小浪花的大海离开我们脚底下约莫有百十来公尺，于是我们张大了嘴并且展开了胸襟，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那阵经过洋面受到波浪的咸化再慢慢滑到我们皮肤上的新鲜空气。

那个英国女人包在方格子的大围巾里，带着有所感悟的神

情，露出牙齿来欣赏那个向着海里落下去的庞大日轮。在我们前面，辽远的处所，视界的尽头，一艘张着风帆的是三桅船，在着了火一般的天空描出了它的剪影，一艘汽船，在比较近一点的处所经过，一面吐出它的烟煤，在后面留下一道穿过天空永不结束的黑云影子。

那个火红的球不断地慢慢往下降。不久，它恰巧在那艘不动的船的后边触着了水面，船在这座光芒四射的星球中显出来，真象是嵌在一个火样的框子里。星球渐渐下沉了，被海洋吞噬了。我们看见它入水，降低，以至于消灭。结束了。仅仅那只不大的船始终在远处天空的金光背景上剪出它的侧影。

（莫泊桑《密斯哈列蒂》引自《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46页）

◀评析▶作者在这儿不仅仅只对黄昏的景物进行客观地、自然地描述，而且赋予它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充分地流露了作者本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赞美，并使读者也仿佛置身于“一个温和而软化了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舒服的黄昏”。

邓蒂斯在海面只吸了一口气，又潜到水下，以免被人看到。当他第二次浮起来的时候，他离第一次沉下去的地方只有五十步了。他看到天空是一片黑暗，预示着大风暴的来临，风在驱赶着疾驰的云雾，时而露出一颗闪烁的星星。在他的前面，是一片无边无际，阴沉可怕的海面，浪头吐着白沫，吼叫着，象是预示一次风暴的到来。在他的后面，耸立着一座比海更黑，比天更黑，象一个巨魔似的花岗岩，它那凸出的巉岩象是伸出来捕人的手臂。在那最高的岩石上，一支火炬照出了两个人影。他想这两个人是在望海，这两个奇怪的掘墓人肯定已听到了他的喊声。邓蒂斯又潜下去，在水下停留了一个很长的

时间。这种动作是他做惯了的，他过去在马赛灯塔前的海湾游泳的时候，常常可以吸引许多观众，他们一致称颂他是港内最好的游泳家。当他重新露出头来时，灯光已不见了。

（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248页）

◀评析▶邓蒂斯冒着生命危险越狱出逃，企图海里逃生。作者为了充分表现他险恶的处境和恐惧的心理，不仅刻划了他诚惶诚恐的神态，还用暗淡的色调，从天空写到海面，极力渲染了风暴欲来，云翻浪卷的恐怖气氛。

午夜月亮开始上升，到了夜里两点钟、他的不眠的时刻，月亮象一个大银盘从东边的树丛中照进来。他睁开了眼睛，这时月光分外明亮，在他脚下造成一片银色的图案，用种种奇异的光辉和银色的、朦胧的形体照亮了树林。和往常一样，他这一次又想到他的妻子一定就在附近，于是他以揣测的、期望的目光四下里张望。在他来的那条小路上远处的阴影中移动的是什么？一团微弱的、摇曳的鬼火，在树丛中轻盈地浮动，吸引住了他的期待的目光。月光与阴影使它现出一个奇异的形状和一个更奇异的实体——这磷火的飘动或者流萤的飞舞。它真的是他失去的菲苾吗？

（德莱塞《失去的菲苾》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464页）

◀评析▶亨利失去了爱妻，陷入了痛苦、哀伤的深渊，他神志恍惚、行动痴呆，竟然独自出入树林，渴望见到实际上永远见不到的妻子。清冷的月光、阴晦的夜色陪伴着他，使他显得更加孤凄和空虚。同时，作者又嵌入人物的所思、所行，把环境气氛衬托得更加悲凉，足以催人泪下。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树林里的叶子沙沙响，听起来十分凄

惨，我听见一只猫头鹰因为有人死了，远远地在那里 嘎 嘎 地笑，还有一只夜鹰和一条野狗在那里嚎，一定是有人快要断气了。风细声细气地要跟我谈天，可是我听不懂它说些什么，结果弄得我浑身直打冷战。紧跟着，在树林老远的地方，我听见一种鬼叫的声音，那个鬼象要把心事吐出来，可是又没有让人家听懂它的话，所以就不能安安静静地躺在坟墓里，只好夜间出来，哭哭啼啼地到处游荡。

（马克·吐温《哈克里斯·芬历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页）

◀评析▶哈克是一个机警聪明，心地纯洁的流浪儿。他十分厌烦有钱而迷信的寡妇对他的管教。正是由于他心情的苦闷、沮丧，才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如此的凄惨可怕。他孤独恐惧的心理经风声鬼叫一衬托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

修 辞 法

清早起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摸一摸桥石，竟象还带点热。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晚快边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天快亮的时候，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烘烘。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然而太阳的势力好象透过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头顶。

.....

然而猛可的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一胡一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象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罢！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茅盾《雷雨前》引自《六十年散文选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78页、80页）

◀评析▶本文写作正值“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深重，蒋介石又疯狂地实行反革命“围剿”。面对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作者以久旱闷热的天气象征当时的国内形势，以大雷雨象征着革命的风暴，而那“一下子把灰色的幔扯得粉碎”的“巨人”，又象征着伟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本段成功地运用象征性的手法写景，具体而生动地活画了当时的政治风云。尽管这

种方式比较曲折隐晦，但只要我们了解作者写作时的背景，仍是可以理解会意的。

时候已经是七月中旬，天气依旧很闷热。天上布满破旧棉絮似的云，雷声一阵响，二十多天没下的雨，象是喘着气没命飞起来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尘烟，——但是已经太迟了；连阡累陌的田禾，有的是呈着老绿色，矮矮地拥挤在干裂的土壤上面，象初春的麦苗；有的虽也结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壳子，干瘪得犹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变成焦枯萎黄的槁草，挺直着头和腰，在微风中轻飘飘地摇摆着了！

（吴组缃《一千八百担》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121页）

◀评析▶这是常见的农村小景，然而读来并不觉得乏味，因为作者的笔墨中调进了比喻和拟人的色彩。

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象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象孔雀开屏，艳丽迷人。

（碧野《天山景物记》引自高中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1页）

◀评析▶天山和维吾尔族人民同在一地（新疆）。作者抓住相关的事物设喻状景，更显得真切自然。

当曙色开始照到西边最高的峰顶时，他的人马还走在相当幽暗的群山之间。但是山鸡和野雉在路旁的深草中扑噜扑噜地舒展翅膀，公雉发出来嘶哑的叫声，而画眉、百灵、子规、黄莺和各种惯于起早的鸟儿开始在枝上宛转歌唱，云雀一边在欢快地叫着，一边在薄薄的熹微中上下飞翔。乌龙驹平日在马棚

中每到黎明的时候就兴奋起来，何况如今它听着百鸟歌唱，嗅着带露水的青草和野花的芳香。如何能够不格外兴奋？它正在一段稍平的山路上踏着轻快稳健的步子前进，忽然昂首振鬣，萧萧长鸣。许多战马都接着昂首前望，振鬣扬尾，或同时和鸣，或叫声此落彼起，全部精神饱满，音调雄壮，回声震荡，山鸣谷应，飘散林海，飞向高空，越过了苍翠的周围群山。

又过一阵，许多峰都浸染了曙色，较高的山头上抹着橙红和胭脂色的霞光。大部分山谷中也渐渐亮了。

（姚雪垠《虎吼雷鸣马萧萧》引自高中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131页）

◀评析▶山鸡和野雉在舒展着翅膀，画眉、百灵、子规、黄莺在宛转歌唱，云雀一边欢快的叫着，一边在熹微中上下飞翔，青草野花散发着芳香，战马昂首振鬣，萧萧长鸣。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象征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兴旺发达。“较高的山头上抹着橙红和胭脂色的霞光”，则象征着起义军的光明前途。

现在玉龙雪山从云雾中慢慢显露出来了，象一个晨妆后的少妇，慢慢揭去了朦胧的头纱，露出容光焕发的面影。我们在疾行的车子上回过头去望雪山。这时，晴空万里，太阳从东面照到没入蔚蓝色天空中的山峰。山顶的积雪也仿佛是蓝色的，在光和影的错动中闪烁，象是满头珠翠。那直插天空的峭壁上，映着早晨的橙红色的阳光；大约是由于高空气流的鼓荡，阳光闪动，又象是面颊上泛起层层红晕。然后，从半山的原始森林开始，成排的云杉和雪松顺着层层谷壑，越过起伏的山峦，象一幅系在这个美丽少妇腰间的百褶青裙，一直披落到山下无边无际的草原上。

（方纪《到金沙江去》引自《方纪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

社1979版130页)

◀评析▶设喻作比，贵在新奇。“雪山”和“晨妆后的少妇”似不相及，可作者却凭着极其丰富的畅想沟通了二者的神情气韵，并抓住一个整体形象中各部分美的特征，分别作比，层层展开，环环紧扣，一喻到底，出奇制胜，不断开拓意境，尽善尽美地托出了雪山光彩夺目，绚丽灿烂的胜景，让读者饱享眼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引自《宋词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75页)

◀评析▶这首词开头着重写赤壁的景色，接着歌颂周瑜的功业，再表达自己有志不得成功的感叹。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滔滔大江，浪花飞溅的赤壁极有声势的写了出来，它有声响，有色彩。由于景物的描写与人物的塑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使得这首词气势磅礴，鼓动人心。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

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将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象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高尔基《海燕》引自初中语文第六册1978版81—83页）

◀评析▶高尔基的《海燕》，既是一幅色彩鲜明的风景

画，也是一篇感情炽烈的战斗檄文。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通过散文诗的艺术形式，运用象征、比喻的修辞手法，把强烈的思想感情赋予感人的具体形象；同时，从鲜明的阶级观点出发，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在急剧多变的大自然的广阔画面上，把大自然界各种景物的本质特点，赋予特定的、准确的含意，来象征、借喻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和不同的社会力量，生动地塑造了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海燕的艺术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壮丽图景，有力地鼓舞人们用新的战斗去迎接革命的暴风雨。作者同时以乌云，狂风象征嚣张一时的反动势力，用海鸥、海鸭、企鹅等象征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使作品形象生动，对照鲜明，所表达的思想更含蓄，更深沉。

佳丽的景色和艾格庄园林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美丽，令人心旷神怡。初秋的日子里，正当大地生育后、撂下了它的果实、散发出芬芳馥郁的草木气息的时候，特别是树林令人神爽：它们开始抹上这些古铜绿的色调，昔厄纳的土地的浓艳的色彩，这些颜色组成华丽的壁毯，树林隐藏在下面，仿佛向冬天的寒冷挑战。

大自然在春天曾经显得俏丽、欢乐，象一个眺瞩将来的棕色头发女子，现在变为郁悒、温柔，象一个追忆往事的金黄头发姑娘；草地变成金色，秋天的花朵露出它们苍白的花瓣，雏菊现在很少用白色眼睛戳破草坪，人们只看见淡紫色的花托。遍地都是黄色，绿荫变得稀疏，色调转为浓重，阳光，已经较为倾斜，让橙黄色的和倏忽的微光，让长的闪亮的痕迹溜进树林里面，这些痕迹象向你告别的妇人的拖在地上的袍子一样，很快就过去。

（巴尔扎克《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341—324页）

◀评析▶比喻、拟人新颖独到,是这段描写的主要特色,特别是对“大自然”的比喻,含意深邃,既增强了大自然动人的魅力,又勾起了人们对它的热恋之情。

矿坑外面,晴空万里,满天星斗;矿坑下面,冒烟的挂灯摇晃得象涩彗星。那个巨大的红砂柱,被铁锹挖空了肚膛,扭曲着向前弯下了腰,好象在肚子痛似的,也在哼着:“唷,天哪!唷!”

(乔万尼·维尔加《红发小鬼》引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367页)

◀评析▶“巨大的红砂柱”居然累得“弯下了腰”,发出悲痛绝望的呻吟。作者在这里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表面上是写“砂柱”,实际上是写矿工的悲惨境遇。物赋予了人的情感,借物以含蓄地、具体地揭露资本家利欲熏心及残酷压榨工人膏血的凶残本性,这就比直写或议论更具有形象性和启示性。

半轮斜挂着的下弦月亮完全是惨白的,在天空中显出没有气力的神情,并且象是衰弱得不能走动,只在天上待着,它也是受到拘束的,被天空的肃杀之气麻木了的向人间散布一种枯涩黯淡的光,它那种在每次月望以后散给我们的了无生气的灰色微光。

(莫泊桑《爱情》引自《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353页)

◀评析▶采用拟人的手法,把无生命的月亮写活了。

……可是,他数完棕榈树以后,极目四望,最可怕的绝望就侵袭了他的心灵。他看见的是无边无际的一片海洋。四面八方眼睛望得到的地方,都布满沙漠的深灰色沙子,它们象钢板被强烈的光线照射,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竟弄不清楚面前到底

是一片镜子的海洋，还是无数湖沼结合而成的一面镜子，一股火热的蒸气，被一阵阵的浪潮推动，在这块不停地晃动着的地球上旋转。天空具有东方式的明亮，洁净得叫人失望，因为它不留下任何可以产生幻想的余地。天上和地下都是一团火。一片静寂具有野蛮和可怖的威严，叫人不得不感到害怕。无边无际的大地，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四面八方骤拢来压迫人的心灵。天上没有一片云，空中没有一丝风，沙漠里没有任何崎岖不平，只有沙子不断地被细小的浪头挪动；地平线的尽头，象晴天的海洋一样，有一条细薄得象刀锋一样的光亮的界线。

（巴尔扎克《沙漠里的爱情》引自《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203页）

◀评析▶十八世纪时，一位法国士兵在远征上埃及的征途中，不幸陷入了北非大沙漠。面对沙漠所具有的这般“野蛮和可怖的威严”，他感到了恐惧和绝望。作者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加以描写，渲染了一种使人精神受到压抑的“静寂”气氛，有力地烘托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特征，并预示这里将要发生一个离奇古怪的“爱情”故事。

渔工的“窝”里点着象红褐色玫瑰花的小灯泡。烟雾和人气使空气变得混浊，发臭。整个“窝”恰似一个“粪坑”。在隔开的舱铺上翻来复去的人们，看去就象蠕动着蛆虫一样。……过道上扔满了苹果皮、香蕉皮、湿漉漉的长统雨靴、粘着饭粒的木纸之类，活象一道堵塞了的脏水沟。监工翻了翻眼珠，朝这些东西瞥了一眼，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11页）

◀评析▶作者用一连串的比喻，详尽地勾画了一个肮脏得令人窒息的环境。这是对渔工们的丑化吗？不，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

对 比 法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的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鲁迅《祝福》引自《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1—20页）

◀评析▶这是作者两次描述鲁镇春节祝福时的景象。小说一开头，展现在尚未同祥林嫂晤面时“我”眼中的，是“送灶的爆竹”在“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发出的闪光，以及“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的“新年气象”。结尾处再次写到“毕毕剥剥的鞭炮声响”，“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但这一切在刚刚耳闻目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我”的心

目中，已不再是通常的节日景象，而是以此来反衬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两种场景的强烈对比，使人们更加憎恶残酷腐朽的封建势力主宰下的阴暗冷漠的社会。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口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鲁迅《药》引自《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26—35页）

◀评析▶从“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的“秋天的后半夜”，透过“弥满了茶馆的两间屋子”的“青白的光”，人们可以想见老栓买“药”前的沉重心境，与笼罩着全家的沉闷气氛。等到人血馒头到手，老栓充满了幸福感时，“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阴沉的心情豁然开朗，仿佛希望就在眼前。而到小栓病死，华大妈给儿子上坟时，景色却是满眼凄凉，周围“都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枯草的细颤和乌鸦的竦立。这样，通过景物描写的强烈对比，渲染了人物不同

时期的思想情绪的变化。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引自《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41—43页）

◀评析▶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百草园”是一个儿童乐园，作者以浓墨重彩给予精心的

描绘。这里虽没有高山大川，亭台楼阁，但花木草虫应有尽有，生机浮动，情趣非凡，无拘无束，充满生命，是一个给人以活力的自由天地，实在令人喜爱。而“三味书屋”情景迥异，古旧的挂图，陈腐的礼节以及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书屋名称，构成了囚笼般的沉闷气氛，足以令人窒息。前后两种不同环境的对比，集中表露了作者对封建教育制度乃至整套封建礼教深恶痛绝的思想感情，触及了全文的主题。

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都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未免又太旷；不象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象小孩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击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老舍《想北平》引自《六十年散文选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版98页）

◀评析▶老舍思念故乡、热爱祖国的感情，是通过对北平的城市布局，名胜、花木等描述表达出来的。为了突出北平的可爱，作者把它与巴黎等外国城市加以比较，景物的描写也两两对照，因而更显示出北平的特色。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
——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

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陇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冰心《笑》引自《散文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320—321页）

◀评析▶这是两幅对称的意境很美的画面。新月、绿树、抱着花儿的人物和浮在人物嘴角的“微微的笑”，这是构成画面上一致的地方；而古道、海面、行路的驴蹄、滴水的茅檐、人物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却又把画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共同与不同的鲜明对比使它们成为两首各具特色的精湛的小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出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间的空隙。

.....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不复可见。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237—239页)

◀评析▶河中菜叶和垃圾由“填没了这船和那船间的空隙”到“不复可见”，敞口船由“船身压得很低”到“船身浮起了好些”，两两相比，意味着农民辛劳一年的所得又被黑暗的社会榨取干净了。

1939年，我曾到过重庆。但那时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令人难堪：警报，轰炸，特务的可憎的面孔，身后的追踪；抬着滑杆的赤脚轿夫的汗和喘息，搬运工人的沉重的呼号，以及发霉的气息，又潮湿又粘的热……

去年第一次再到重庆的时候，航行川江的美丽而大的“民众号”，刚驶进朝天门码头，我就想：重庆变成什么样了呢？就在这时，远处半山上，在中午的阳光下，一座天坛式的高大建筑的蓝色屋顶，象披着金色的流苏，在天空中闪闪发光。——仿佛只这一座建筑，就当真改变了这座山城的屈辱的面貌！

而在我的印象中，那搭在山坡上的房屋，只有两根象细脚杆一样的高柱子支撑着，灰色的屋顶，苍白的板壁，黑洞洞的窗子，和从窗子里伸出来的瘦伶仃的竹竿，竹竿上晒着的破烂衣裳……连同上面那些印象，一起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当我们走向招待所时，驶过整洁的沿江马路，淡蓝色的无轨电车，发出愉快的蓝色的火花，满载乘客，奔驰而过。我想：真的，重庆，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

重庆变得这样整洁而安静，仿佛连热也减轻了许多。在解放碑附近的马路中间，棕榈树高高的耸立着，两旁淡颜色的建筑，发出明亮的光泽。人们穿着淡颜色的衣服，也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冠生园里座满了人，但听不见了呼五喝六的声音，

人们一面吃东西，一面看书，或看报。就连在百货公司里，人很多，也不觉得拥挤和嘈杂；年轻的女售货员们，在愉快的谈笑中，就把一切都给办好了。

（方纪《枇杷公园夜景》引自《方纪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7—18页）

◀评析▶作者三进重庆，感受迥然不同，通过今昔对比，显示山城巨变。旧社会满目疮痍令人痛恨；新社会满园春色令人心醉。

入夏以来，五十多天，地上没见过芝麻大的一滴雨，天空没见过鸡毛宽的一片云，地面上的温度，高到摄氏四十几度；天上降火，人们的头上、背上烤起了泡，渭河两岸的树木，见风就落一层枯叶。可是田里的秋庄稼，却依然葱绿活泼，不象受旱的样子，这全是靠了公社党委和全体社员的辛苦得来的。……到了七月中旬，天空忽然不对劲了。时不时有些形迹可疑的黑云，慌慌张张，从头上掠过；每到傍晚，四面八方，都有闪电，在黑蓝的天幕上默默地连续地飞腾。七月二十二日，闷热到极点。早晨，天空依旧蓝洁如洗，玉米棉花依旧欢欣地细语轻摇。十点钟左右，天色忽然变了，先是昏黄，继而晦暗，空气也忽然变得森凉。西北天空平地生出一片铁青色的云，亿万道电光在云端疾走，交锋，搏斗，激起一片震天动地的雷声，仿佛要把那座状似秦岭的青色的云山炸碎。云山瞬息万变，迅速地长高了，随着一阵西北风，迅速逼近罗村管理区的上空，在四十天抗旱斗争中最出色最勇敢的小伙子们，望着一场渴望已久的大雨，不禁对天欢呼；而那些跟老天打过几十年交道，沉着而有经验的老农，则扬起头来，向逼近头顶的黑云投去极不信任的目光。时间不容许人们多想，一阵狂风奔来，雷电接着从头顶掷下。顷刻间，一场可怕的冰雹倾泻下来。人

们惊呼奔跑，躲入安全的地方，冰雹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之久，其间，有十多分钟，落地的冰雹大如小儿拳头，其中一颗，有排球一般大，落在小李村，打穿饲养室的房顶，掉在蓄水的石槽里。冰雹过后，稀疏的雷雨未停，人们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像久住大森林的人，忽然被抛到陌生的戈壁滩似的，面对着眼前景象，简直不明白自己身在何方。

密密的玉蜀黍林消失了，墨绿的棉田消失了，天空不见苍鹰飞旋，树头不闻燕雀鸣叫，田野里，也瞧不见野兔奔跑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瞬间，仿佛全从地面消失了。田野变得开阔而荒漠，村庄上空也豁然敞亮起来。光秃秃的树木，带着残断的叉芽，笔直地伸向天空。大地脱去浓艳的绿袍，换上了一副坚硬的银灰色甲冑。

（王汶石《严重的时刻》引自《短篇小说》第三集作家出版社1964版169页）

◀评析▶这段描写平实自然，雕刻细腻，毫无凿痕，却能传神。从绿的世界，到秃的原野，从人们的“对天欢呼”到“目瞪口呆”，用的全是对比笔法。整个画面不是直接描写，而是用叙述的语气，一贯到底而完成，这种气氛的渲染，为下文刻画人物斗天斗地的英雄形象奠定了基础。

母子二人，走过一个大院，院里桃花杏花开得满树，真好看！……

过了河，眼前就是一片树林子。树叶子都绿了，阳光照射到树林子里的草地上，照得草上的露珠儿闪光耀眼。小鸟在树枝上跳上跳下，唱个不停。一路之上，玉宝妈边走边教孩子，要他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教一句，玉宝答应一个“我知道”。

……

走到小河跟前，小河的水又黄又浑，也看不见底了。……原来草地里的青草，昨夜给大雨打倒了，一片黄泥压在它上面。进了树林子，鸟儿也不叫了。

（高玉宝《高玉宝》）

◀评析▶这里幸福欢愉和苦痛凄凉的两种景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高玉宝两种情况下的两种心情。充满生命力量的自然景象，和玉宝实现了日夜盼望的读书理想后无比欢快的、不可抑止的喜悦心情相联系；凄凉冷落的自然风景和玉宝又失学的苦闷心情相一致。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岳阳楼记》引自《宋代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3页）

◀评析▶在并列写这么两幅极不协调的景物画面时，作者所采用的手法是很巧妙的。写景物分作悲喜两个方面，无论整体或部分，都用的是对比的写法。写天气，一方面是阴，一方面是晴；写湖面，一方面是“浊浪排空”，一方面是“波澜不惊”；写人物活动，一方面是“商旅不行”，一方面是“渔歌互答”。为了引起恐惧愁苦之情，就写“虎啸猿啼”，为了引起快乐之情，就写“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同样是动物的活动，而引起的感觉却绝然不同。这样互相对照，悲的就更显得

可悲，喜的就更显得可喜了。

一时大桥从大门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候相请了新人出轿，宝玉见喜娘披着红，扶着新人，蒙着盖头。

.....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紫鹃等却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她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便也伤心痛哭。因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所以这边并没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九十七回1270页，第九十八回1279页）

◀评析▶ 宝玉取亲，乐声迎门，而黛玉却死去了。大家痛苦，再加上远远传来的乐声及“竹梢风动”“月影移墙”，更加重了黛玉之死的悲凉气氛。这种喜与悲的对比，不同场合乐声的不同的效果，鲜明地表现衬托了黛玉的不幸。作品这样的处理，自然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博得更多的同情与眼泪。

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

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的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象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象从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契可夫《带阁楼的房子》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268页）

◀评析▶作者泼墨于带阁楼的房子以外的景物，笔到之处一片阴暗、荒凉。随后，笔调陡转，阴暗、荒凉之中出现一座白色的建筑。它虽然未经细描，却被映衬得分外鲜明、醒目。这一景物的对比描写，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

风刮得还是很紧，这会儿可已经转成东风，把雪云和雨云都吹散了。早晨八点钟光景，从那堆迭得高高的阴霾的云层中，露出来澄澈的天空。阳光投下了暖和和的、象刀剑一样笔直的光线。雪开始融化了。草原越来越黝暗，这儿那儿交织着一片片绿宝石似的茁青的庄稼，和一条条金黄色的残梗。水在闪烁，细流在路上的车辙中奔流。在土墩上干了的尸体，睁着看不见的眼睛，凝视着蓝天。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75页）

◀评析▶春天，万物得到了复苏，而俄罗斯人民呢？得到的是死亡。大自然的“生”与人类的死的强烈对比，活生生地揭露了在沙皇政府奴役下的俄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生活惨象。

简 笔 勾 画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鲁迅《祝福》引自《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16页）

◀评析▶祥林嫂因触犯了封建“纲常”，竟被取消了擦洗祭祀用具的权利。这时，“微雪点点的下来了”，这一景象，给当时的环境气氛蒙上了一层寒冷、阴沉的色彩，把祥林嫂此刻悲楚凄凉的感情，鲜明地衬托了出来。这寥寥数字，生动地嵌在情节之中，交融情景，以少胜多，真是“一语惊人”。

元宵节的夜晚，天气非常好，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天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寥寥几片白云，一轮满月象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里。它慢慢地，在蓝空移动，把它的清辉撒在人间。）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158页）

◀评析▶这幅元宵月夜图真实自然，虽然不雕饰，不渲染，简笔淡彩，也照样生动、耐赏。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孙犁《荷花淀》引自高中语文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185页)

◀评析▶“挤”、“挺”等词极为传神，两个比喻也生动形象，所以尽管轻描淡写，却不乏情趣。

五月
(美妙的五月之夜，迷人的月亮，睨着熟透的枇杷和酸甜的杨梅微笑；才喷开的榴花枝头，有痴心的杜鹃一声声啼叫，也许让饱含菜油麦粒的香味和青草气息的清风灌醉了！)

(谢璞《五月之夜》引自《湖南短篇小说选》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版261页)

◀评析▶活泼的语调，生动的比拟，巧妙的取景，虽只两三句，却把“五月之夜”写活了。

鲁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恶林子。”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77页)

◀评析▶鲁智深的一句话，把松林的险境脱口道出。这六个字，不仅点了林子本身，而且更入木三分地突出了地理形势。它对开展情节，刻画人物都有点石成金的妙用。

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王勃《滕王阁序》引自《唐代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10页)

◀评析▶这段千古传咏的景物描写仅四十二字，但其中动静、远近变化多端，声、情、色相映成趣，令人目不暇接。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引自《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26页）

◀评析▶江南风景秀丽，千姿百态。如何用简明形象的语言加以概括呢？白居易抓住“日出”和“江水”，用“红胜火”和“绿如蓝”来描绘，以突出江南日出的瑰丽，春水的佳色。如此写来，用笔寥寥，似比细致去写莺歌燕舞，山青竹翠，稻荷飘香更有特色。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引自《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3页）

◀评析▶泰山为五岳之首，它雄奇壮丽，古迹琳琅满目，可写的景物成千上万。杜甫这里不在描绘泰山的微观世界，而是用粗犷的大笔概括它的宏观面貌。作者只用简短的几个诗句就把泰山的高俊、神奇有特色的勾画出来。“一览众山小”是最凝炼写景的结晶，也是最开阔胸怀的艺术概括。

我们到了墓地，一片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

（普希金《驿站长》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14页）

◀评析▶作者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一幅寂然、悲凉的墓地的图画，突出了驿站长生前潦倒穷困的遭遇，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

在远处，天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岗亭闪动着一星微光，这岗亭看来好象站在世界的尽头似的。

果戈理《外套》引自《果戈理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97页)

◀评析▶这是彼得堡的一个警察岗亭，作者有意用远镜头把它的轮廓缩小成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一点微光”，借以影射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虚伪。

河边
(风景多么好！河里蜿蜒十俄里光景，在雾色中隐隐地发蓝；河那边是大片的水汪汪的青草地；草地那边有几个平坦的丘陵；远处只有几只田凫在沼地上空飞鸣；通过了散布在空气中的滋润的阳光，远处的景物里显得很清楚，……不象夏天那样。呼吸多么自由，四肢动作多么爽快，全身被春天的清新气息笼罩着，感到多么壮健！)

(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引自《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

◀评析▶俄罗斯大草原是美丽的，她优美、娴静，象一位朴实媚人的少女令人爱慕。作者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河流、草地、丘陵、田凫等自然景物，用极为洗炼的文字一下勾画出她的面貌来。读了这几句，我们似乎能闻到俄罗斯草原充满春意的芳香，似乎能看到一幅和谐统一而又纯美的水彩画。

一杯咖啡在一张细碎木拼成桌面的小圆桌上冒着热气，桌面上满是酒的污迹，雪茄烟的烧痕和小刀子划过的痕迹；这位侵略军军官常常在削铅笔的时候停止削铅笔，而随着自己惫懒的梦幻在这件精美的木器上刻划出数字和图画。

(莫泊桑《菲菲小姐》引自《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142页)

◀评析▶ 华斯拜格伯爵是一个嗜酒、好吸烟、懒散而又任性的一个人物，作者为了突出这位侵略者的特性，设计了能说明问题的环境，通过“酒的污迹”，“雪茄烟的烧痕”，“小刀子划过的痕迹”三种景物，用墨不多地画了一幅速写图。

波那雪没有合上眼睛，这倒不是因为他那间小囚房非常不舒服，而是因为他担心的事情过于严重。整整一夜他都待在他那张板铜上面，听见一点点响声就会发抖；第一线日光溜进他屋子里的时候，他觉得黎明的色彩全都是愁惨的。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版178页）

◀评析▶ 波那雪是一个小市民，是法国路易十三时代的“政界和情场的计谋的一个可敬的牺牲品”。他被糊里糊涂抓进监狱后，老怕自己被“挂到吊人的架子上去”。作者写他对早晨阳光的感受便勾勒出他当时愁惨的心境。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爱抚，心地也飘飘然地浮动起来了。伊从大姐接过孩子来，尽情纵意的啜着面颊，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国的夏夜，是泼了水似的风凉，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经朗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

（有岛武郎《阿末的死》引自《外国短篇小说》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版509页）

◀评析▶ 写到阿末得到哥哥爱怜后，作者又以恬适明快的笔调画景，绝妙地烘托了阿末欢畅的心情。

精 细 刻 绘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婷婷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清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流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着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情影，却又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朱自清《荷塘月色》引自《散文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版449～450页）

● **评析** 作者用丰富、传情而又有着浓厚色彩的语词，借助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维妙维肖地写出了荷塘月色的美妙景象。文章从荷叶写到荷花，从花香写到流水，从月色写到薄

雾，再写到光与影的谐和，描写是十分细腻动人的。这段文字画面艳丽，意境幽深，情趣不凡。而荷花的丰姿，月光的轻柔，荷塘的雅景恰恰又是作者思想情趣的形象写照。

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去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和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他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们，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中——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赶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

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版141~142页）

◀评析▶对大杂院的具体而翔实的描写，把骆驼祥子生活的典型环境真实地再现出来，赋予祥子个人的悲剧命运以社会性。使我们对祥子三起三落命运的历史必然性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结合，大大地帮助我们把握本书的主题。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象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都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茅盾《白杨礼赞》引自初中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版116页）

◀评析▶刻划白杨树外貌用两个“笔直”，妙在重复。接下去写树干，写树枝，写树叶，写颜色，写风彩，层次井然，描画全面，突出了白杨的高大形象。这与其说是对白杨的击节赞叹，不如说是对屹立在西北高原上高擎抗日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讴歌。

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带子的上面露出一

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这时间，那条红带，却慢慢在扩大，象一片红云了，象一片红海了。暗红色的光发亮了，它向天穹上展开，把夜空愈抬愈远，而且把它们映红了。下面呢？却还象苍莽的大陆一样，黑色无边。……你乍看上去，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可是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得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几个片冲破云霞，密接起来，溶合起来，飞跃而出，原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一眨眼工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再向下看，云层象灰色急流，在滚滚流开，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黎明时刻的那种红色、灰色、黛色、蓝色都不见了，只有上下天空，一碧万顷，空中的一些云朵，闪着银光，象小孩子的笑脸。

（刘白羽《日出》引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173~174页）

◀评析▶写景不仅要抓住景物的特征，而且要选好取景的角度。高空看日出，当日将出时，下面“黑色无边”，而空中“象一片红海”。太阳跃起的一刹那，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红得透亮的抛物线，一直向上冲，然后“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小片“密接起来，溶合起来，飞跃而出”。日出后，晶光耀眼，将高空中的一切都照红了，飞机下面的云层也在滚滚流开。作者写日将出，抓住红带慢慢扩

大的特点；写日出，抓住飞跃而起的特点；写日出后，突出了“红”的颜色，同时，又抓住“下面”由浓黑而变光明的特点，描绘出飞机上看日出的特殊景色：瞬息万变、瑰丽多姿。

零下四十度的早晨，哈尔滨活象刚从白蜡的溶液里捞出来似的，在冷凝凝的大气里屹立着，她洁白干净得叫人幻想着神仙的境界。道路不仅铺满白雪，而且结成坚冰，只有柏油马路隆起的地方，因为汽车轮子无情的辗压，露出了一丝原来的面目。房顶、土墩都披上了厚厚的白雪；落尽了枯叶的树枝，缀上了坚霜——这在南方永远看不到的银树啊——霓虹铁桥的栏杆，洁白晶莹得似乎由水晶所砌成。北方严冬里的雪景常常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沉毅的快感！象这样份量很重的，而又非常美丽的景色，只有高原上皎洁的月夜才可以和它媲美！

大地虽然都披上了积雪，但是密密地排列着的房子，交错的马路，路旁齐整的树木，地势隆起的南岗，和那低斜的道外，都显出了他们鲜明的轮廓。东北日报那座高耸云空的楼房，仿佛是卫护全市的一个哨兵；门口挂了两面鲜艳的国旗——这鲜红的国旗在这洁白的世界里蓦地添上了不平凡的活泼的颜色。它为了说明市民们正在欢度他们和平而幸福的春节，在冷风里凝重地招展着，飘扬着！

（草明《新夫妇》引自《草明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版126页）

◀评析▶作者从自然景物，写到社会环境，用极其细腻的笔墨，描绘出了仙境般的北国城市的风貌，用洁白晶莹的雪景，映衬出刚解放的城市人民和平而安宁的生活景象。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房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

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幅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槌。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492页）

◀评析▶探春是贾家姐妹中的佼佼者，很有一番振兴家业的雄心大志。她的住处秋爽斋以高大轩敞见长。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是“大”：大房子、大案、大花案、大幅的画、大鼎、大盘子，连佛手也是大个的。二是“满”：法帖、宝砚、笔、菊，什么都堆得满满的。三是“雅”，尤其是那幅画和那幅对联，表现了她性格中潇洒的一面。房间陈设的描写与交待是清楚、具体的。

又朝向北一转，便是一个洞门。这洞不过有两间房大，朝外半截窗台，上面安着窗户，其余三面俱斩平雪白，顶是圆的，象城门洞的样子。洞里陈设甚简，有几张树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匀，又都是磨得绢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圆，随势制成。东壁横了一张枯槎独睡榻子，设着衾枕。榻旁放了两三个黄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内并无灯烛，北墙大嵌了两个滴圆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发红，不甚光亮。地下铺着地毯，甚厚软，微觉有声。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放了许多书，都是草订，不曾切过书头的。双夜明珠中间挂了几件乐器，有两张瑟，两张琴，是认得的；还有些不认得的。

（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版91页）

◀评析▶为了写活一位爱好音乐的封建隐士的形象与性

格，作者在这里对王與姑父亲的卧室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表面上看写的是一色的陈设装饰，而实际上是意在言外。恰当地运用实虚结合的表现手段，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这是七月里的清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象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象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象暴风雨前那样暗红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灿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发出象小蛇一般的闪光，这光彩好象炼过的银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来，——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伟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现许多有柔软的白边的、金灰色的、远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象许多岛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滥的河流中，周围环绕着纯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们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们中间的青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本身也象天空一样是蔚蓝色的，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浅蓝色的带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象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象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象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

斜坡上甚至闷热；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的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割了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的天气。

（屠格涅夫《白净草原》引自《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94—95页）

◀评析▶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来绘画大自然的美，反映了作品中农民们以及作者自己热爱大自然的心情。作品的后面又描写了农民的悲楚境遇，前后对比，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协调景象的社会根源。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有心事的人也会象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了。

特别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嫌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石梯，日光随着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

个比较的确是贴切的。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服尔德在一七七七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不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天快黑的时候，栅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头是一片菩提树荫。伏盖太太虽是龚弗冷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她也没用。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旱芹，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撑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的混在一块儿；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棚，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再凄凉没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丹麦玛葛》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里波梭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为了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望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

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教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销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老在散率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象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巴尔扎克《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2—6页）

◀评析▶《高老头》开卷，就是对伏盖公寓的长篇描绘，这是一幅精雕细刻的风俗画。这个座落在偏僻角落里的下等公寓的外表内景恶俗不堪。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不散发着

“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这气味，和当时的社会气息紧紧相连。这幅图画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巴黎的一隅，是下层社会真实的写照。

门上方写着：克鲁克——旧帆具收购店。橱窗的一角，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红色的造纸厂，造纸厂门口有一辆运货马车，正卸下一包包的碎布。橱窗的另一角，有一个牌子写着：收购骨头。另一个牌子写着：收购厨房用具。又一个牌子写着：收购旧铁器。还有一个牌子写着：收购废纸。更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男女估衣。这里似乎什么都收买，可是什么也不出售。橱窗里还摆满了脏瓶子，黑鞋油瓶、药瓶、姜汁啤酒和苏打汽水瓶、酸菜瓶、酒瓶、墨水瓶。提到最末一种瓶子，我不禁想起，这铺子在某些小地方，有一种同法律搭界的气氛，它似乎是法律界的一个肮脏的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戚。墨水瓶多极了。在门前一条摇摇晃晃的板凳上，放着几册又旧又破的书，一张纸条标明：“法律书，每册售价九便士。”我面前列举的一些牌子是用法律字体写的……。几个旧袋子，有蓝的，有红的，高高挂着。铺子里，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堆堆脆裂的旧羊皮纸文件和褪了色的纸角卷折的法律文件。我简直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数以百计，象废铁般乱堆在一起的生锈的钥匙，从前都是律师事务所开办公室或大保险箱的钥匙。乱嘈嘈的碎布，一部分堆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木称的称盘上——称杆吊在屋梁下面，连一个称铊也没有——一部分堆在称盘旁边，这些碎布很可能就是辩护士们的穿戴得破旧了的宽领带和大袍子……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堆在那边角落里，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就是诉讼当事人的骨头，我们也就可以对这个店铺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狄更斯《荒凉山庄》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68页）

◀评析▶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靠近大官法庭的收购商店。从店铺的一个又一个牌子，一件又一件废品，使我们看到了商店肮脏颓废的面貌。但作者之所以那么淋漓尽致地、不厌其烦地去描写那些景象是与他大官法庭的抨击分不开的。破旧的法律文件等混乱不堪的样子，不正象废品商店一样，是一个行将崩溃腐烂的法庭社会的缩影吗？

谈景物描写

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离不开环境，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也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在文学作品中，人与环境互相依存，彼此作用，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景物描写就是对社会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中景色、风土、物体、设施等各种事物所作的形象描绘。它是文学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方法，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那些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山川平原，草木鸟兽，烈日星空，风花雪月，硝烟红旗，城镇村落等景物，不仅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而且对整个作品的好坏，有时还起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文学巨匠们喜爱它，常以多彩的画笔将它绘制在艺术的珍品里；热心的读者们赞美它，常爱不释手的欣赏它，甚至背诵它。

那么，景物描写何以有如此的魅力吸引作者和读者呢？它在作品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好的景物描写，能深化突出作品的主题，有利于显示社会生活的特色。象老舍笔下的“烈日”、“暴雨”、“严霜”、“冰雪”，对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生活，都具有鲜明深刻的时代特色。

好的景物描写，能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如茅盾笔下的“光影”、“竹帘”、“风”，账簿上的“字”等，对刻画破产折本的冯云卿的表情心理都恰到好处，从而使人物有跃然于纸上的动态感受。

好的景物描写，能创造浓烈的气氛，组织故事情节，增强艺术作品的真实感及艺术感染力。鲁迅在《故乡》的一开头，便写“我”所见景物的“萧索”、“悲凉”，它与作品主人公闰土坎遭遇大有关联。施耐庵写景阳冈的黄昏、“乱林”、“狂风”是专为武松打虎设置的典型环境。没有这些，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吸引力就会减弱。

好的景物描写，更长于绘制色彩斑斓的地域风貌，它可以笔下生辉，使作品更带有诗情画意。请看鲁迅《社戏》中，江南的独特的山水、“戏台”、“横笛”，是那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杨朔《海市》中，蓬莱仙岛的海市蜃楼，又那么神奇妙绝！而雨果所写的巴黎圣母院，是那样的庄严崇高，富有浪漫主义风度。诸如此类的景物使我们饱开眼福，增长见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别有情趣的风土、人情与美景。

当然，好的景物描写，也能交待作品的背景，点明人物的身分等。《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先从农夫的歌声引起，再用一首古诗细写卧龙岗的形势，茅庐的内外环境，乃至主人的生活交往等。正是在这绘形绘色的“卧龙幽居图”里，使我们意识到诸葛亮的非凡与神奇性。

认识到景物描写的意义，只算懂得了问题的一半，如何在实践中能运用自如，还得对景物描写的技法做进一步了解。

景物描写，必须注意与人物塑造相配合，力求做到情景交融，这是一个高要求。鲁迅写少年时代的闰土，是“在一轮金黄的圆月”下，“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他天真活泼，极为可爱。施耐庵写林冲发配仓州，一路风雪，所去的地方是“破屋”、“山神庙”。这些景象与林冲的孤寂凄楚密切相关。马致远写“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其目的在于把游客思乡之情融汇在秋景之中。他高人一等的地方是：句句写景，字字含情。

景物描写，还可以借助比喻、拟人、象征、对比等手法来增强艺术效果。茅盾的《雷雨前》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性的艺术表达法。以“久旱”、“闷热”的天气象征当时国内严重的政治形势；以“大雷雨”象征革命的风暴，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意识地把宝玉成亲的热闹场景与黛玉气绝无人过问的凄凉冷淡，两相对照，前后烘托，越发显得黛玉的不幸。至于比喻等在景物描写中的运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更是少不了的重要方法。

运用景物描写，可以进行简笔勾画。如王勃仅用四十二个字，便写尽了“滕王阁”的动静变异、声情色合，可谓凝炼到家了。也可运用精细的刻绘。如朱自清写《荷塘月色》中的荷花、月色，丰姿百态，轻柔迷人，精细得很。在《日出》中，刘白羽抓住“红带扩大”，飞跃而起，瞬息万变的景象，对日出前后的美景层次清楚、维妙维肖地进行细雕精磨。

运用景物描写，贵在恰到好处。该简就简，不要枝杈蔓延，松散零乱；该繁就繁，不要削头去足，不伦不类。一切都必须从主题和人物的需要出发。切忌盲目地为写景而写景，更不能错误地认为：只要词句纤美就是好。

懂得一些景物描写的基本知识，学习优秀的典范作品，对我们将大有用处。但任何一段精彩的范例，又都是与作品的前前后后，或整个作品有机相连，因此，学习要防止孤立片面性，力求以较少的时间能摄取景物描写的精华，这是必须提供给每一位读者的。

景 物 的 描 写

老 舍

在民间故事里，往往拿“有那么一回”起首，没有特定的景物。这类故事多数是纯朴可爱的，但显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把故事中的人名地点与时间已全磨了去。近代小说就不同了，故事中的人物固然是独立的，它的背景也是特定的。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写一些风景或东西，使故事更鲜明确定一点，而是它与人物故事都分不开，好似天然长在一处的。背景的范围也很广：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等等都可以算在里边。把这些放在一个主题之下，便形成了特有的色彩。有了这个色彩，故事才能有骨有肉。到今日而仍写些某地某生者，就是没有明白这一点。

这不仅是随手描写一下而已，有时候也是写小说的动机。我没有详明的统计为证，只就读书的经验来说，回忆体的作品可真见到过不少。这种作品里也许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是我们最美好的记忆。”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正如莫泊桑在《回忆》中所言：

“你们记得那些在巴黎附近一带的浪游日子吗？我们的穷快活吗，我们在各处森林的新绿下面的散步吗，我们在塞因河边的小酒店的晴光沈醉吗，和我们那些极平凡而

极隽美的爱情上的奇遇吗？”

许多好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假若这里似乎缺乏一二实例来证明，那正是因为例子太容易找到的缘故。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很能得一些印象，得到一些能写成很好的旅记的材料。但印象总归是印象，至好不过能表现出我们观察力的精确与敏锐；而不能做到信笔写来，头头是道。至于我们所熟悉的地点，特别是自幼生长在那里的地方，就不止于给我们一些印象了，而是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象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所以，就是那富于想象力的迭更司与威尔斯，也时常在作品中写出他们少年时代的经历，因为只有这种追忆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使全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有这种境界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哈代与康拉德都足以证明这个。在这二人的作品中，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人始终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蝇的不能逃出蛛网。这种悲观主义是否合理，暂且不去管；这样写法无疑的是可效法的。这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要描写的景物都是那么熟悉，简直的把它们当作个有心灵的东西看待，处处是活的，处处是特定的，没有一点是空泛的。读了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明白怎样去利用背景；即使我们不愿以背景辖束人生，至少我们知道了怎样去把景物与人生密切的联成一片。

至于神秘的故事，便更重视地点了，因为背景是神秘之所由来。这种背景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没有此背景便没有此故事。**Algernon Blackwood**（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是

离不开山,水,风,火的,坡便喜欢由想象中创构出象 The House of Usher (厄谢尔的房子) 那样的景物。在他们的作品中,背景的特质比人物的个性更重要得多。这是近代才有的写法,是整个的把故事容纳在艺术的布景中。

有了这种写法,就是那不专重背景的作品也会知道在描写人的动作之前,先去写些景物,并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有意地这样布置,使感情加厚。象劳伦司的《白孔雀》中的描写出殡,就是先以鸟啼引起妇人的哭声:“小山顶上又起啼声。”而后,一具白棺材,后面随着个高大不象样的妇人,高声的哭叫。小孩扯着她的裙,也哭。人的哭声吓飞了鸟儿。何等的凄凉!

康拉得就更厉害,使我们读了之后,不知是人力大,还是自然的力量更大。正如他说:“青春与海!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是的,能耳语,近代描写的功夫能使景物对人耳语。作家不但使我们感觉到他所描写的,而且使我们领会到宇宙的秘密。他不仅是精详的去观察,也仿佛捉住天地间无所不在的一种灵气,从而给我们一点启示与解释。哈代的一阵风可以是:“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

这样看来,我们写景不要以景物为静止的!不要前面有人,后面加上一些不相干的田园山水,作为装饰,象西洋中古的画像那样。我们在设想一个故事的全局时,便应打算好要什么背景。我们须想好要这背景干什么,否则不用去写。人物如花草的子粒,背景是园地,把这颗子粒种在这个园里,它便长成这个园里的一棵花。所谓特定的色彩,便是使故事有了园地。

有人说,古希腊与罗马文艺中,表现自然多注意它的实用的价值,而缺乏纯粹的审美。浪漫运动无疑的是在这个缺陷上

予以很有力的矫正，把诗歌和自然的崇高与奥旨联结起来，在诗歌的节奏里感到宇宙的脉息。我们当然不便去摹拟古典文艺的只看加了人工的田园之美，可是不妨把“实用价值”换个说法，就是无论我们要写什么样的风景，人工的园林也好，荒山野海也好，我们必须预定好景物对作品的功用如何。真实的地方色彩，必须与人物的性格或地方的事实有关系，以助成故事的完美与真实。反之，主观的，想象的，背景，是为引起某种趣味与效果，如温室中的热气，专为培养出某种人与事，人与事只是为作足这背景的力量而设的。Pitkin（皮特金）说：

“在司梯芬孙，自然常是那主要的女角；在康拉德，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作家，自然是书中的恶人；在霍桑，它有时候是主角的黑影。”这是值得玩味的話。

写景在浪漫的作品中足以增高美的分量，真的，差不多没有再比写景能使文字充分表现出美来的了。我们读了这种作品，其中有许多美好的诗意的描写，使我们欣喜，可是谁也有这个经验吧——读完了一本小說，只记得些散碎的事情，对于景物几乎一点也不记得。这个毛病就在于写得太空泛，只是些点缀，而与故事没有顶亲密的关系。天然之美是绝对的，不是比较的。一个风景有一个特别的美，永远独立。假若在作品中随便的写些风景，即使写得很美，也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还有，即使把特定的景物写得美妙，而与故事没有多少关系，仍然不会有多少艺术的感诉力。我们永忘不了，《块肉余生》里Ham（汉姆）下海救人那段描写，为什么？写得好自然是一个原因，可是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段描写恰好足以增高故事中的戏剧的力量；时候，事情，全是特异的，再遇上这特异的景物，所以便永不会被人忘记。设若景阳岗上来的不是武二，而是武大，就是有一百条老虎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地方。

为增高故事中的美的效力，当然要设法把景物写得美好了，

但写景的目的不完全在审美上。美不美是次要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在写出一个“景”来。我们一提到“景”这个字，仿佛就联想到“美景良辰”。其实写家的本事不完全在能把普通的地点美化了，而在乎他把任何地点都能整理得成一个独立的景。这个也许美，也许丑。假如我们要写下等妓女所居留的窄巷中，除非我们是“恶之花”的颓废人物，大概总不会发疯似的以臭为香。我们必须把这窄巷中的丑恶写出来，才能把它对人生的影响揭显得清楚。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怎样使这丑恶成为一景。这就是说，我们当把这丑陋的景物扼要的，经济的，净炼的，提出，使它浮现在纸面上，以最有力的图象去感诉。把田园木石写美了是比较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文人也会编造些“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类句子。把任何景物都能恰当的，简要的，准确的，写成一景，使人读到马上能似身入其境，就不大容易了。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地方。

写景不必一定用很生的字眼去雕饰，但须简单的暗示出一种境地。诗的妙处不在它的用字生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诗境的暗示，不用生字，更用不着细细的描画。小说中写景也可以取用此法。贪用生字与修辞是想以文字讨好，心中也许一无所有，而要专凭文字去骗人；许多写景的“赋”恐怕就是这种冤人的玩艺。真本事是在用几句浅显的话，写成一个景——不是以文字来敷衍，而是心中有物，且找到了最适当的文字。看莫泊桑的《归来》：

海水用它那单调和轻短的浪花，拂着海岸。那些被大风推送的白云，飞鸟一般在蔚蓝的天空斜刺里跑也似的经过；那村子在向着大洋的山坡里，负着日光。

一句话便把村子的位置说明白了，而且是多么雄厚有力；那村子在向着大洋的山坡里，负着日光。这是一整个的景，山，海，村，连太阳都在里边。我们最怕心中没有一种境地，

而硬要配上几句，纵然用上许多飘亮的字眼，也无济于事。心中有了一种境地，而不会扼住要点，枝节的去叙述，也不能讨好。这是写实的作家常爱犯的毛病。因为力求细腻，所以逐一描写，适足以招人厌烦——象巴尔扎克的《乡医》的开首那种描写。我们观察要详尽，不错；但是观察之后而找不出一些意义来，便没有什么用处。一个地方的邮差比谁知道的街道与住户也详细吧，可是他未必明白那个地方。详细的观察，而后精确的写述，只是一种报告而已。文艺中的描绘，须使读者身入其境的去“觉到”。我们不能只拿读者当做旁观者，有时候也应请读者分担故事中人物的感觉；这样，读者才能深受感动，才能领会到人在景物中的动作与感情。

“比拟”是足以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的。普通的比拟，可是适足以惹人讨厌，还不如简单的直说。要用比拟，便须惊人；不然，就干脆不用。空洞的修辞是最要不得的。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出“观察”这个字，加以解释。一般地总以为观察便是要写山就去观山，要写海便去看海。这自然是该有的事，可是这还不够，我们须更进一步，时时刻刻的留心，对什么也感到趣味；然后到写作的时候，才能把不相干的东西联想到一处，而创出顶好的比喻。夜间火山的一明一灭，与吕宋烟的烧燃，毫无关系。可是以烟头的燃烧，比拟夜间火山口的明灭，便非常的出色。吕宋烟头之小，火山之大，都在我们心中，才能到时候发生妙用。所谓观察便是无时无刻不在留心，而到描写的时候，随时的有美妙的联想，把一切东西都写得活泼泼的，就好象一个健壮的人，全身的血脉都那么鲜净流畅。小说家的本事就在这里。辛克莱与其他的热心揭发人世黑暗的写家们，都犯了一个毛病：真下功夫去观察所要揭发的事实，可是忘记了怎样去把它们写成文艺作品。他们的叙述是力求正确详细，可是只限于这一点，他们没能随手的表现出人生更大更广的经

验。他们的好处是对于某一地一事的精确，他们的缺点是局面太小。设若托尔司太生在现时，也写《屠场》那类的东西，他一定不仅写成怪好的报告，而也能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真实与广大。《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不在乎人多事多，穿插复杂，而在呼处处亲切活现，使人真想拿托尔司太当个会创造世界的一位神仙。最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们在一个主题下贯串起来全部的人生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乌烟瘴气的把所知道的都写进去，不是！他们是在描写一景一事的时候，随时随地的运用着一切经验，使全部故事没有落空的地方。中国电影，因为资本小，人才少，所以总是那么简陋没劲。美国的电影，即使是瞎胡闹一回，每个镜头总有些花样，有些特别的布置，绝不空空洞洞。写小说也是如此，得每个镜头都不空。精确的比拟是最有力的小花样，处处有这种小花样，故事便会不单调，不空洞。写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做底子，因为一个人的鼻子可以象一头蒜，林中的小果在叶儿一动光儿一闪之际可以象个猛兽的眼睛，作家得上自绸缎，下至葱蒜，都预备好呀！

可是，有的人根本不会写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不写。狄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自然是景物逼真了，可是他的别的作品往往是一直的说下去，并不细说景物，而故事也还很真切。他有个本事，能借人物的活动暗示出环境来，因而可以不大去管景物的描述。这个，说真的，可实在不易学。我们只记住这个，不善写景就不必勉强，而应当多注意到人物与事实上去；千万别拉扯一些不相干的柳暗花明，或菊花时节什么的。

时间的利用，也和景物一样，因时间的不同，故事的气味也便不同了。有个确定的时间，故事一开首便有了特异的味。在短篇小说里，这几乎比写景还重要。

故事中所需要的时间，长短是不拘的，一天也可以，十年也可以；这全依故事中的人物与事实而定。不过，时间越长，越须注意到季节描写的正确。据我个人的经验，想利用一个地点作背景，作者至少须在那里住过一年；我觉得把一地的四时冷暖都领略过，对于此地才能有了相当的认识。地方的气候季节如个人的喜怒哀乐，知道了它的冷暖阴晴才摸到它的脾气。

对于一个特别的时间，也很好利用，如大跳舞会，赶集，庙会等。假使我们描写有钱有闲的社会，开首就利用大跳舞会，便很有力量。同样，描写农村而利用赶集，庙会，也是有不少便宜的。依此类推，一件事必当有个特别时间，唯有在此时间内事实能格外鲜明，如雨后的山景。还有，最好利用的是人们所忽视的时间，如天快亮了的时候。这时候，跳舞会完了，妇女们已经疲倦得不得了，而仍狂吸着香烟。这时候，打牌的人们脸上已发绿，可把眼还瞪着那些小长方块。这时候，穷人们为避免巡警的监视，睡眼巴睁的去拾煤核儿。简单的说，这可以叫作时间的隙缝，在隙缝之间，人们把真形才显露出来。时间所给的感情，正如景物，夜间与白天不同，春天与秋天不同，雨天与晴天不同，这个不难利用。在这个之外，我们还须去找缝子，学校闹风潮，或绅士家里半夜三更的妻妾哭吵，是特别有价值的一刻。

谈 写 景

肖 殷

一

要怎样描写自然景物，才能有助于现实生活的表现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写景必须与写人物或与作品情节相关联，相结合。就是说，应该把写景与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情节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怎样解释呢？举个例说明吧：

宝玉到了书房中，做了自己的功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发冷了。”把风门推开一看，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焙茗走进来向宝玉道：“二爷，天气冷了，再添些衣服吧！”

从这段文字看，就知道景与情节不能分离了。如果把“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改为“天气忽然刮起西风来”，固然可以勉强连下去，但却不会那样突出，那样传神了。景，如果恰当的表现了生活，景，就成为情节的一部分了。

从这个例子看出，其主要目的是在写人物，写生活，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它是在写人物写生活中借写景来烘托，或借写景来说明情节的发生。

可是有些人常常毫无目的地写景，比如有一个同志写一个

农村妇女昨夜与她娘吵了架，一夜没有好睡，天才亮，她就起来决定去找土地改革工作团的同志去，作者这样写人物在路上所看见的景物：

走了半天，地里道上看不见一个过路人，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静的怕人，耳朵听到的，只是单纯的落雨声，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殷士营，离家八里地啦，但她一点不觉得累，还是默默地前进着，出了殷士营前面就再也看不见村子了，四周是种着的庄稼地，有的已经收割了，只剩下秃秃的蜀子根和高粱根了，道的两旁排列着杂树，有的是柳树，有的是枣树，枣儿给孩子们钩着吃光了，剩下稀疏的一些叶子给风刮得乱响。……

显然，这里所写的景与情节没有任何关系，与人物的心情也无什么关系，这不仅不能帮助情节发展，反而是一种累赘了：因为它中断了情节，破坏了作品的情绪的一贯性。

凡与情节无关，或与人物的行动无关，或与人物的心理活动无关的景物描写，都是不必要的，都会成为累赘。有一篇作品，写一个糊里糊涂的中农，那中农总怀疑大家要斗争他，有一天，那个中农到地里去，走到街上，作者写道：

西旁墙上戳着高粱个，叶子又黄又干巴，地下的乱柴禾，风一吹在他脚底下直打旋，他想起了自己的高粱，埋在小东屋，就是诸葛亮也算不出来。

这段景虽然写得有些罗嗦，但它却紧密的联系着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很巧妙的把他“埋高粱”的秘密在写景中透露出来。

再举个例子，有一篇习作，写一个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开始建立贫民小组，那学生有些焦急，他自语道：“我没做过工作，扎根，怎样去扎呢？”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找着坏房子家就进去，多扯会，定可以扎下根的。”于是他沿着

街走过去：

他把全副精神注意到房子上，一排一排的过去了，有黑门，有黄门，隔几家也有梢门，有瓦房，有土房，但都没有他希望的坏房子。他有点失望。快到村头了，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他想：“万一有呢？”

最后果然在一间瓦房的右边，看见一所小院子，墙头大半塌了，上头长满了青草。院里只有三间矮平房，墙被风吹雨打得象西瓜被鸡啄了一样。小破门半掩着，窗户上露着灰色的窗根，满屋里传出“嗡嗡”的纺车声。

他心想：“住在地主侧边的穷人，一定苦得多，我要调查清楚，在这扎根。”于是他推开门走进去。……

这样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景物密切联接起来，就使景成为情节的一个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段景的插入，情节的发展就失去线索，作者所表现的事物也不能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

有一个同志这样写：

秀坤开完贫农小组会回来时，天已快黑了。她走到那枣树枝编的隔街门子跟前，往街西头望了望说：“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段话并没有毛病，只是不生动。如果恰当地加上一两句景的描写，也许会更生动更传神更真实得多，如：

秀坤开完贫农小组会回来时，天已快黑了。她走到那枣树枝编的隔街门子跟前，往街西头望了望，只见一个老头儿赶着一辆笨重的牛车，“光当光当”的走过来，此外再也看不见什么人了。她想：“怎么还不回来呢？……”

写景必须有助于作品情节的发展，必须有助于某些细节的突出与鲜明，才有必要。只有这样的景物描写，才是作品的构成部分。并不是人物走到那里，就写那里的景物，倘若这样来写景，显然只会淹没了社会现象，掩盖了人的活动。

写景必须与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的体验相联系，那就是：当人物的行动或心理活动与景物有联系时，或景物作用影响人的感情或心理时，写景就非常必要。这样的景不可以随便忽略，因为不写时，情节的发展就不能得到明白的交代，许多生动的可接触可感觉的东西，读者反而感受不到了。

二

写景，还有使情景的色彩加浓的作用，即造出气氛，或以对比手法，把情景烘托得更鲜明，把情景的调子的色彩烘托得更浓。

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不注意周围的气氛，比如我们送一个战死者入葬时，正吹起西风，纸钱儿随风飘飞，这是我们常常不注意的。但在文学作品中，如果能把这些景插入去，色调就更浓，感人就愈深。又如：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乱世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这气氛是一片荒凉，越发反映出人物的心境，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去描写人物的心境，但这气氛的描写却已够了。

又比如一个雨夜，一个病人奄奄一息，非常危险的时候，房里没有一点光亮，忽然窗外电光一闪。如写得传神，这情景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情节如果是悲惨的，以悲惨的声音，颜色，景物插入进去，就会使得情节更加动人。武松在景阳岗上遇虎之前，那浓密的林子与狂风，就是先给读者留下一个紧张的印象，使读者先感觉到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情节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至于“对比”那就是以一种相反的情景来烘托另一种情

景。其目的在于使情景更突出，更生动。比如一个青年人快死了，而窗外却是灿烂的春光，这会使读者更难过；为了表现一滩血，以雪地来烘托更鲜明；把红旗衬托在碧蓝的天空，红旗会在读者脑海里留下更鲜明的印象。

林黛玉之死因贾宝玉结婚的音乐之声，益显得凄凉：

一时，大家痛哭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

这里一面用对比，一面又正面去加浓气氛，林黛玉之死博得许多读者的眼泪，主要是林黛玉的性格被表现得很真实生动，但这种表现手法，也起了一点作用。

其实，对比也是为使读者能获得强烈的感觉。正面描写事物也同样是加深读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的印象。如果描写得好，读者就可能对作品中的人物事物感觉得更真实。自然，话又说回来，单靠气氛与对比还是不够的，只有人物写得真实和深刻，再配上气氛的描写，作品才会有艺术的感染力。

三

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主要是受社会影响，但有时也不免受自然界的影响，如风、雨、旱、蝗灾等的影响。人们常常不免受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所支配的，人要克服自然界的支配，就要斗争。要写这样的斗争，就必须写出其背景，否则人物就会失去行动的根据。

如韦君宜同志的小说《龙》吧，它是写晋西北某年旱荒，人民渴望下雨的情景。如果作者只着力写人们怎样求雨，怎样热心地派人去找真龙，而不写出当时的背景，那么一切求雨的表现，都会丧失力量。而且所有人物的行动都会令读者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求雨呢？真怪！”



所以作者一开

A0944458

整两个月，天一直是亮育元月。——一丝云彩都没有，连纺车上掉下来的棉花毛那么大一点的云彩都没有。青的比村东的溪水更青，比老老山顶龙王庙前那年袅袅的青烟还更青得多呢，红太阳天天上山得特别早。而每天晚上，到最后一个顽皮孩子都困得想睡觉的时候，它还迟疑着不肯下山。老老村所有的山地、旱地、川地和水地，都分别不出来了，最初所有的地都成了山地，后来，所有的地上的苗子都变成和山地上的一样矮小，最后，莠麦和谷子就都长得和隔岸的狗尾巴草一样了。土地被长长的圪裂的缝划分成无数大块，那些圪裂的缝是一天比一天更长，更深，以致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失脚掉在圪缝里竟跌死了。……

这段景是非常必需的，而且成为情节的构成部分。如果没有，那么情节的发生、发展就会失去根据，读者也摸不着头脑了。

其次，地理环境与社会风习也是决定人物性格、气质的因素之一。有时为了说明一个人物由某种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性格，作者就不能不刻划这地理环境的特点。如海边人民的冒险精神，草原地带人民善于骑射……等等。

四

有人以为不用农民的口语来写景，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其实问题不能看得那么表面，我以为判别写景是否写得真实，不单是语言问题；最重要的，要看是否忠实人物的体验，——人物的感觉、感情和思想。一个作者即使用农民口语去写景，但所写出来的景物却是知识分子的感觉和体验，而非人物（农民）的感觉和体验，仍然是不真实的。